蹄風著

清宮劍影錄



4

清宮劍影錄

第四集

蹄風著



目次

第十一回：救同門紫陽會赤空

死真人遺書殺惡道　勇劍手存義釋神尼

且說武當派的黃葉眞人在未遇害之前，半年來都是寄跡京城東便門內橋南的蟠桃宮。這所道觀是北京有名的道教建築，明朝叫作太平宮，主持是個年近百齡的老道士，道號紫虛上人，往日在關外摩天嶺會仙宮潛修道術，康熙皇帝在日，慕名禮聘，把他接到京來主持蟠桃宮，不時由內廷供奉。

紫虛上人和昂昂溪道士金長素同門，這次黃葉眞人爲跟踪𨚗亞兒抵京，便借蟠桃宮棲身。亞密當進宮的時候，黃葉眞人會在夜裡訪謁，打算把葉赫布揚古的死因吐露，不料神武營統領白振撞了進來，把他逐出。黃葉心裡鬱鬱不樂，他知道大喇嘛巴里宗和赤眉道人對他心存疑忌，不想他接近亞密當，就是怕他把當日三音神尼來書引咎的事說出。倘若亞密當明白殺死布揚古不是神尼，𨚗時仇恨神尼的心理便會消失。況且巴里宗和赤眉二人，正在得勢，黃葉便不想去惹他們，怕他們暗中派血滴子前來把自己暗算。

等到巴里宗喪命，赤眉盜出武當劍譜獻給崆峒派，黃葉再不能忍，便把這事的前因後果稟告紫虛上人。紫虛道：「師姪何不回武當山去，稟告令師紫陽道長，看他老人家有何主意。」黃葉答道：「家師就是不主張和清宮武士交上關係，前些時小姪回去，已受他老人家訓責一番。不過𨚗失落的劍譜，我輩武當同門始終要取回來的，如今赤眉背棄前盟，姪兒焉能不向他追討。」紫虛沉吟道：「赤

眉今在淸宮，氣燄方盛，賢姪還須小心。」

不久赤眉約他到三元宮取劍，紫虛上人又道：「昨天西山有幾個道侶到來，說及令師紫陽道長最近也來了京畿，賢姪何不出外探聽一下，如果眞的來了，賢姪就聽從他主意行事，才免有失。」黃葉因約定了時間到三元宮，不想躭延。但怕赤眉不懷好意，這晚寫下了兩封書，一封留交他的師傅紫陽道長，一封轉交亞密當。把當日金長素帶領巴里宗等人到烏吉密嶺去請葉赫下山，三音神尼亦派孟氏三英跟踪保護，誰想一時誤會，葉赫受孟强鞭傷。巴里宗和赤眉臨時定計，移禍三音神尼，說是給她暗算的。後來亞密當要找三音神尼算帳，赤眉又把神尼引咎的一封來書焚燬，瞞過了亞密當，這事只有自己在塲。這樣一一寫下來，把兩封遺書交給紫虛上人，並說倘若赤眉此番設阱相害，那時託上人遞給他的師傅紫陽道長收閱。

黃葉眞人一去不返，紫虛知道不妙。過了幾天，淸宮內務府派了黃門內監到蟠桃宮來，紫虛上人暗吃一驚，以爲出了事。他自康熙皇帝駕崩之後，從未進宮，也沒接見過任何官員。當下暗囑知客道士小心迎接，說紫虛年事已高，長日打坐，有失恭迎。那老公公也不相强，放下諸文便去。原來不日就是康熙皇帝的忌辰，要聘京中高僧道侶進宮作法事，指定要請紫虛主持道塲三晝三夜。紫虛收了諸文，想過這番不能不去，又念着黃葉眞人不知是否被害，也可借此一行，探聽一點消息。

過得幾天，紫虛上人已延請了好些有名望的黃冠羽士，定期進宮開壇。一夜在淸虛閣上打坐，突然一陣微風送進，一股淸香帶進鼻裡，他一嗅已分辨出是道教裡的「信香」，從乾坤袖裡風送出，半里之內也可嗅到，立刻知道有名山道侶到來相訪。於是起座把窗門打開，轉眼間已見一條人影幌身進

入，輕如飛絮，原來是武當掌教紫陽道長，連忙讓到暖炕坐下。說道：「貧道嗅到信香，已知是道兄法駕來了。」紫陽道長年紀比紫虛還少十年，大家同是武林高手，元陽未洩，保養得童顏鶴髮，外貌彷彿相似。紫陽道長作禮道：「小弟有要事前來拜謁，這幾日來總覺心血來潮，精神不安，未知主何凶兆。聽說道兄不日進宮主持道塲，所以趕來有事奉懇。」紫虛面色黯然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令徒怕已被赤眉所害了，他不聽貧道相勸，等多幾天，殊堪痛惜。」上人未說完，從袖裡取出兩封書遞交紫陽。老道抽出一看，不禁搖頭滴淚，悽然道：「看來小徒定無幸免了，今宵小弟到來，就是求道兄相助一臂。」

紫虛上人安慰他道：「道長不可哀傷過甚，想我們二人源同一脈，只要貧道能够幹得到的，定必爲你盡一點力。」紫陽便把三音神尼這次約了黃面客宗流來京，救呂四娘等人出獄，怎料宗流失手落進虎穴；武當門下劍客雲霄，日前隨崑崙劍客封牢失踪，如今才知他潛伏淸宮，得亞密當的妻子華燕支掩護，近日已和三音神尼暗傳信息，打算宮裡接應，一一道來。紫虛上人一口答應相助，又道：「黃葉師姪那天說是往三元宮去會見赤眉的，道兄可派一位高手到那裡查探一下。」大家約了日期，由紫虛上人帶同紫陽道長扮作入宮作法的道侶，一同混進淸宮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崆峒派梟夷子的女弟子紅裳，自從化裝男兒進了淸宮，日夕跟在亞密當身旁。一天，他早上起來，在園裡練了一回劍，鼻裡送來一股淸香，一看是那邊薔薇架下，杜鵑花開得十分燦爛，不覺信步上前，女兒家愛花成性，摘下幾枝，想插到頭上，不禁笑將起來，暗念今天已變成了男子漢打扮，那比得往日在山上閒逛一般，愛折些山花來簪到鬢畔嗎？遠處有脚步聲行近，她閃身樹叢後一看，進

園的是個宮女，身子瘦長，面目娟好，只是走路有點不自然。那宮女看看園裡沒人，放下提籃，折了許多鮮花。這時上空一聲啁啾，飛下一頭山雉，落到薔薇架上，小雀兒展開美麗的翅膀，跳躍不去。那宮女嘬口作出鳥鳴，四顧一望，忽然雙足一點，竄身到架上捕捉鳥兒。山雉呼的一下飛起，那宮女攫個空，立刻脚點花架，全身來一勢燕子追雲縱，衝到半空把山雉撲在手裡，腰子一翻輕輕落下，襟裡抽出手帕來，把鳥兒雙足縛着。

雲裳不禁一驚，暗想這個丫頭的輕功本領怎麽這樣了得，而且當他落下時，已看到他的雙足假纏，不是眞的金蓮三寸，分明是個男子。宮女把山雉逗引片刻，放進籃裡，一轉身出園去了。

雲裳知道此中定有蹊蹺，從此暗裡窺伺，有時亞密當不在，便見這宮女到嫂嫂的閣裡去了。她雖然是個女子，却不直華燕支的所爲，暗想亞密當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却娶得這個淫婦，聽說華燕支往日是紅河堡的女盜，面首定有不少，但她不該把奸夫引進宮來。她打算告訴亞密當，又想起自己也是女扮男裝，不免有些躑躅。

剛巧有一天，雲裳覺得身子不舒服，早些告退，回到自己的屋子，一看門扇虛掩，以爲是下人們忘記把門帶上。她偬偬入室，看看室裡沒人，隨手關上了門，遮上簾幙，才卸去外衣，又把紅纓帽子脫下來，繞好辮髮，從新戴過一頂小帽。忽覺套房裡有輕微的聲息，忙搶進一看，帷下露出一雙脚，她突把帷幔掀開，一手抓去。怎料那人一低身托出一掌，把她的手撩開，轉眼間已竄出外房，房門砰的弄開，她追出室時，那人一閃已兎脫出外，看到背影就是那天的假扮宮女。雲裳一時定着，暗想自己女扮男裝的秘密給他看出了，怎麽是好？回到室裡檢視，好些東西已經給人翻過了，愈是驚疑。

雲裳覺得這人的武技，出手相當有勁，不會是平凡之輩，又聽亞密當說，前幾天看過一個夜行人的影子，在屋上湮沒，知道其中大有來歷。他想了一宵，第二天他隨亞密當到雍正御前當值，便問亞密當道：「哥哥，你能否給我兩天假期，小弟想到外間釘一個人的梢子。」亞密當訝道：「賢弟要跟踪什麽人，待我和你一起去幹。」雲裳答道：「小弟現時不想把這事道破，哥哥前幾天不是看見一個夜行人的影子？如果你能够相信我，我會小心去幹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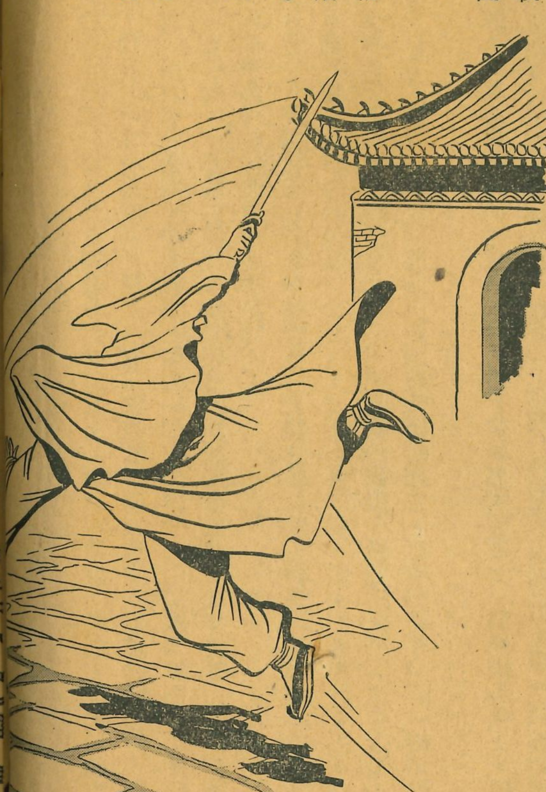
亞密當對雲裳親如兄弟，叮囑他小心行事，便替他在宮裡請得休班。雲裳一連兩夜，伏在自已屋子附近，沒看到什麽。第二晚，他對亞密當道：「哥哥，我今夜再守候一宵，你不要回家去，在宮裡侍值等我的消息。」亞密當答應了。三鼓過後，雲裳果然見到一條影子從後樓竄出，飛身落地，認得就是那個宮女。只見她閃身暗處，一縱上了牆頭，避過有守衛的地方，在樓頭殿脊一起一伏，向宮牆外走去。

雲裳暗暗在後跟踪，那宮女展起輕功，向東疾走，跟了半個更次，宮女一個低伏不見了，脚下就是祥雲古剎。她定神審視，宮女在殿後樹林失了影子，那裡一幢房子，似是方丈室。她輕輕掛在簷頭，遠遠窺察，屋裡燈光射出兩個影子，一個是蓋了頭巾的人，另一個就是剛才的宮女。雲裳未見過三音神尼，看到這影子像個觀音大士，手裡遞了一些東西給那宮女。一會，那宮女和一個中年女子一起走出來，女子說道：「紫陽日間就要進宮去了，你記着依我師傅的吩咐行事，不要再來了，免給鷹爪兒釘到梢子。」宮女應了一聲，縱身上了屋簷，看看前後沒人，又復飛身向皇城奔去。

雲裳連夜趕回去，告訴亞密當道：「哥哥，原來我們屋裡也有奸細混進來了，小弟今夜已跟踪他

到了祥雲古剎，和那裡的叛徒通消息。」亞密當一時楞着，問題：「賢弟說話可眞？」雲裳便把他怎樣發現假宮女，今夜跟踪到祥雲古剎看到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却不敢涉及到花蝴蝶的身上去。亞密當驚疑參半道：「我們家裡的宮人是你嫂嫂使喚的，難道她也不知，這事待我們回來再說，如今我二人乘夜到祥雲古剎把沙哈洛抓回來，不要給她們逃脫！」雲裳瞪目道：「那白衣影子就是蒙古女尼嗎？哥哥怎不回稟皇上，派出武士隨我們前去把賊黨抓起？」亞密當應道：「我們明天奏稟皇上，怕已遲了，那妖尼和我有殺師之仇，今天知她匿伏之所，還不抓她，尙待何時！」

二人就在宮裡結束一番，亞密當帶着飛刀囊，雲裳也把奪魄索和連環刀藏在身上，一起出了宮門，展起夜行輕功，一會已到了祥雲古剎。這裡就是雍正登極後，



神尼想把雲裳逼退，亞密當已箭一般衝到來。

聘三音神尼來京主持消災法會，給她作行宮的地方，古剎裡的尼姑，都崇敬神尼的道力。神尼在臥佛寺隱跡多日，近因紫陽入宮作法事，她便帶了冒蓮來到祥雲古剎住下，定期接應紫陽的行動。亞密當看看古剎之內，殿宇重重，暗對雲裳道：「賢弟，沙哈洛的本領高強，你可進去誘她出來，待我把她抓起，她手下還有幾個同黨，賢弟小心應付，務要把賊人生擒。」雲裳應了一聲，輕身一縱，向沙哈洛的靜室撲去。

這時正是鷄聲初唱，天上暗現魚肚白色，他把紙窗舐破，向裡窺望，沙哈洛在座上垂目打坐，正在看的出神，忽覺腦後來了一股掌風，人影一幌，雲裳急的一縮身，斜飛一脚。他這轉身來得非常迅捷，那人一掌劈空，估不到她一脚打出，要閃避已來不及，也欺他是個官裡鷹爪，一時給踨開數尺。亞密當早已飛身到來，凌空下攫，提着她的衣領一摔，女俠冒蓮冷不防給摔個發昏。亞密當一個箭步上前，脚尖在冒蓮的脊髓骨一點，當堂半身癱瘓。

雲裳已一掌毀了窗門，手裡揑着九葉連環飛刀入室。三音神尼聽到外間聲息，竄身離座，摘下案頭一口毘盧劍，怎知窗門砰的一响，雲裳已竄身撲進。神尼看到來的是個年輕武士，並不相識。雲裳早已玉臂輕揚，手裡九葉連環刀颼颼飛出，光影亂轉。沙哈洛見來勢甚凶，立刻把大漠神功的掌風打出，呼的一捲，面前一張供放香爐几子跟着飛起，向雲裳迎面襲去，那九葉飛刀也給擋的紛紛飛開。雲裳一劍直奔沙哈洛，看到几子迎面滾來，連忙縱身一脚，把几子半空踢碎，篷的散開，身向前衝，手裡的劍如電戳落。沙哈洛看他出手，知道來頭不小，毘盧劍使勁向前一擋，貼着一彈，試一下來勁；雲裳手肘微覺一震，劍鋒卸開，暗想妖尼的內功果然厲害。一轉身橫撤一劍，這是追魂劍裡的「雲霧金光」，沙哈洛抽劍護身，疾發一招「玉笏朝天」，嚓一响把光圈戳破。雲裳乘着她一彈縱開，倒頭一個跟斗竄出窗外去了。沙哈洛躭心冒蓮的安全，飄身趕上，剛躍出窗子，便見半空一劍破空扎落，勢若天馬行空，急把毘盧劍一架，「猿猴獻果」，眼前火花直射，已看出亞密當就在面前，因爲兩口都是寶劍，一齊震開。亞密當回劍點到，疾若流星，急的把劍貼上，運勁招開。神尼隨把身形向側縱起，叱道：「亞密當，我有話要說！」亞密當飛身一劍，狠狠的答道：「妖尼休想花言脫身，今天俺不把你生擒，誓不回去！」劍如風捲，颯颯生寒。沙哈洛擋了兩劍，覺得亞密當身形輕引，比自已更快。他的一手長白劍法已是爐火純青，難尋破綻，當日在三音池畔，避不交手，今天勢不能不見個高下了。

神尼一看冒蓮倒在一旁，雲裳站在一邊守着，心裡一驚。暗念呂四娘王崇明二人沒有跟在自已身旁，如今少了他們相助。這時亞密當一口黃龍劍暴風驟雨般捲掃而來，不敢大意，手裡毘盧劍撤出一

圈，光影盤旋，一下子煞着來劍。她一邊發招一邊道：「亞密當，你忘了沙漠上風沙之夜誰個救你夫婦出險嗎？」亞密當怒道：「你若有心救我，爲什麼不親身到來，這是我夫婦絕處逢生，干你甚事！」說了一記「天山落雁」匝地捲來，沙哈洛全身拔起，劍向下撩，怎知亞密當身輕如絮，隨着她身後引起，黃龍劍一貼隨勢直削。沙哈洛袖子一拂，一股衣袖風把來勢盪開，想脫出圈外，暫時脫身，又不忍拋開冒蓮。只得飄身縱近冒蓮倒處，一記「鷹攫雛兒」，待要把她奪走，雲裳早已把武當古劍揮出，「玉女穿梭」，看準撤出，沙哈洛半途撤掌，劍取空檔，想把雲裳逼退。怎知亞密當一記「彗星過位」，迎風射到，擋着神尼一彈，招去一劍。沙哈洛見奪冒蓮不得，一個轉身，回劍向亞密當，一記「寒月滄波」，劍光滾上，嚓嚓起了震波。亞密當身形急起，迅已縱到半空，手裡兩口月牙飛刀左右打出，左右一彎，兩面弧光射到。沙哈洛笑道：「亞密當，這玩意兒貧尼也多着呢，你發暗器在先，不要怨貧尼手段毒辣！」袖子風一捲，兩口飛刀瞬已一齊盪開。神尼劍光吐射，掩着亞密當的視線，手裡一把金砂迎風散開。亞密當驟覺一簇光影奔來，知道大漠「天雨花」金砂功的厲害，連忙飛身引起，金砂光影如烟花般點點散開，他的脚脛已中了兩枚，嵌進肉裡，痛得像刀撬一般。若在別人，已不能再輕身縱竄，但他服過了千年人參，刀傷不畏，立刻提氣內歛，對沙哈洛嚷道：「妖尼手段忒是毒辣！饒你不得！」黃龍劍一掠，破空劈來。神尼暗念：「今天眞的遇了勁敵，他的本領煞是高强。」連忙盤空發劍，擋着一彈，亞密當給她內勁震開，又再飄起，劍氣如虹，盤空匝下。

神尼脫身不得，兩股劍光，一起一落，又鬥了二三十合，亞密當的劍電閃雷奔，沙哈洛連發袖子風，都奈何他不得。那時天際已現出朝霞，劍風所到，枯葉捲起，隨風飛舞。突然响箭穿空發出，牆

頭瓦脊，出現了無數官兵，都是御前紅巾武士，一時弓上弦、劍出鞘，把祥雲古剎重重圍着。原來亞密當和雲裳在侍值室商量把沙哈洛抓起，已給雍正的耳目聽到，防他們有失，特着白振率領神武營巡檢到來圍捕，還有紅教喇嘛帶來一種「飛天網」暗器，初次使用。



地面武士把飛網扯下，已是脫身不得。

　白振從牆頭飛身縱入，喝道：「皇上有旨！務把妖尼生擒！」亞密當精神一振，劍吐游絲，映着

朝霞，金光閃閃。沙哈洛暗叫一聲「不好！今天難免落在魔王掌裡！」崑盧劍運出兩下妙着，「神鷹撲翼」，貼着來劍一沉，拍的彈開，脚下來一勢螳螂後躍，半空一翻跟斗，疾起如風，白衣幌動，已把雲裳一下子攫起，一同縱到半空，恰似夜鶴驚飛，瞬已越過高牆。

　這時候，牆外埋伏的血滴子武士把機器按動，幾張大網射到半空，從十餘丈高處撒開，網邊繫上鐵爪，一齊罩下。這些新的暗器是紅教喇嘛所造，專用來對付一般高來高去本領的人，發射器是一門火藥管，射到半空，就像漁人撒網，地氈般從空罩落。沙哈洛穿空竄起，早已給飛網罩着，網底一根連着地面的繫索，給下邊站着的武士扯緊，已變成了網內之魚。她把崑盧劍隨身滾旋，雖然把網劃破一部，可是一重又一重，終給網索裹着全身，墜到地上。兩旁錨鉤飛索紛紛拋出，連雲裳一起鉤着，紅巾武士潮水般湧過來。沙哈洛在網裡掙扎，劍鋒劃過之處，錨鉤索子削斷幾根，但她身上已給錨鉤刺傷，兩臂施展不得。這時候，她還希望穿網脫身，不料亞密當已飄身落下，劍光一點，隔網把崑盧劍壓在地上，沙哈洛倒着身子使勁不得，亞密當一脚飛去，把她手裡的劍子踢開。白振跟着上前，一劍點在她的咽喉，喝聲：「不許動！」

　三音神尼自從在江湖裡混跡以來，從未試過今天的失手，當下嘆了一聲，閉目不言。紅巾武士刀

劍交加，白振把鐵枷取出，就要套在她的頸上。亞密當看到神尼面容慘淡，但莊嚴之氣，還是不可逼視，心裡一陣難過。忙的一手撥開枷鎖，對白振道：「她是個修道人，不要上枷，押上車子回去好了。」白振答道：「領班不要給她脫身才好！」亞密當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

沙哈洛上了車子，亞密當使劍對面坐着，車門關上，兩旁馬隊沿途監視着，一直驅返禁衞軍牢房，女俠冒蓮也給拏起，另囚一室。這牢房昔日曾禁過甘鳳池，全用石築，有兩重鐵門隔着。亞密當和白振一起入告雍正，把毘盧劍獻上。雍正喜道：「你二人這番功勞不小，不過蒙古妖尼法力高强，禁在牢房，防有變故。」這時赤眉道人廢了雙足，挟了拐杖，在旁禀道：「皇上把蒙古妖尼擒獲，要快些把她了結，還須掩蓋外人耳目。」雍正聽了赤眉所說，本想把沙哈洛關起來，對武林人要挾的。一想她是蒙古人民的崇拜者，倘消息洩出，將來蒙古部落便會反叛，留下來終是心腹之患。又想起神尼是王春明名義上的妻室，她苦苦和自己作對，都為了替情人報仇。他陰沉的眼光溜了兩溜。問亞密當道：「領班，這次是你把妖尼拿獲的，你以為應否處死？」亞密當俯伏道：「她是奴才的殺師仇人，皇上如要把她治罪，交奴才去幹好了。」雍正諭道：「你們先把女犯人冒蓮關在地下室，和宗流逆賊禁在一起，沙哈洛妖尼派于成龍莫人俊看守着，今夜三鼓時份，亞密當前來領旨行事。」說了把毘盧劍賜給亞密當，作為論功行賞。

亞密當惦念着雲裳，趕到禁衞營一看，雲裳剛才給神尼攫着，後來一同中了「飛天網」墜下，只受微傷。亞密當心才稍慰，和雲裳回到自己屋裡，只見靜悄悄地，進到後堂，幾個伺候的宮人都給鎖在空房子裡，不禁嚇的一跳，奔到閣上一看，華燕支已失了踪跡，連那假裝的宮女也不見了。桌上留

下一封書，寫着交亞密當親啓。亞密當拆開一閱，內裡寫道：「武當劍客雲霄留書亞密當大俠清鑒：尊夫人華燕支，與僕從小在西北華老英雄家裡一處長大，情如兄妹，燕支自嬪君後，隨入清宮効力，認賊作父，僕今將其帶走，閣下如能覺悟，將來尚有相見之期，偬偬留書，幸勿誤會尊夫人有桑間濮上之羞。並附黃葉眞人死前遺書，希為垂察！」亞密當由怒而驚，喃喃地道：「雲霄……雲霄是什麼人？」跟着打開黃葉眞人手書，還沒有看畢，面色大變。忽地轉過身來，把雲裳當胸抓着。雲裳是個女兒家，嚇的縮身後退，飛出一掌，把亞密當五指招開。顫聲道：「哥哥為了甚事？」亞密當含惱問道：「雲賢弟，你有沒有把武當古劍借給別人，快對我說！」雲裳嚅嚅道：「不瞞哥哥，半月前赤眉師叔曾把古劍借去，他說要給一位武林朋友見識見識，這天晚上便交還給我了。」亞密當像瘋了一般，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我的恩人啊！你死的好慘，今天我才明白師傅不是沙哈洛殺的，我不久定要給你報仇，讓你死的瞑目。」雲裳在旁聽的一肚子狐疑，又不敢問。外面突傳報皇上有旨，着即進宮。亞密當偬偬下樓，對雲裳道：「賢弟切不可把嫂嫂失踪的事告訴給別人。」

他一口氣入到便殿，雍正身旁，站着紅教大喇嘛鐵臂禪師和赤眉道人，赤眉雙足廢了，架着雙拐。雍正諭道：「領班聽着，今夜子時，你持毘盧劍進獄着沙哈洛自戕，她如畏死，你便動手把她幹掉！事情弄妥，朕派赤眉掌敎到來，拿血滴子毒液把妖尼遺體化了，骸骨由白統領焚化，不得違旨！」亞密當心頭卜卜地跳動，應聲接旨。抬頭一看赤眉，老道正展開一雙三角眼微笑。亞密當退出宮門，急步趕到紅教上苑，見了赤空三藏，忙伏俯下拜。赤空道：「亞密當何事偬偬到來？」亞密當道：「弟子心裡有疑難之事，求聖僧給弟子一決。」赤空道：「貧僧多日來元神不安，神課失靈，這

清宮之內，定有法力高強的人混進，因此潛居不出，領班也要小心防備，就算有事，遲日才向貧僧動問吧。」亞密當見赤空神色有異，不像往日的安詳，改口問道：「聖僧上日授給弟子的隱身符，若放在別的東西上去，念誦咒語，也能掩蓋別人眼目嗎？」赤空道：「這要看你怎樣施爲，如果你想別人看成另一樣東西，那還可以，譬如你把石塊對人說，這是一錠上好的紋銀，那麼別人就會看成紋銀了。」

他別過赤空三藏，胸中交戰，心想：「若果對皇上不忠，愧我是個滿洲人，但把沙哈洛殺了時，那麼心裡又覺不安。」瞬已亥刻，偬偬來到禁衛營，白振在牢門站着，見了他便道：「領班大人，時刻已到，祝你一劍成功，皇上等着覆旨。」亞密當把心一橫，暗道：「也罷！我師傅雖然不是給沙哈洛殺死，但中了她的金砂，才會給孟強取了性命，我今天奉旨殺她，那得怨我。」白振打開牢門，守在外面。亞密當手提風燈，仗劍進入；甬道盡處，便是鐵牢門。他開了牢門，內面兩列囚室，像蜂巢一般，每間都有鐵門關上，露出一孔。亞密當把眼窺望，沙哈洛席地打坐，垂眉合目，她的面容聖潔莊嚴。絕不似一個待決之囚。牢裡忽然透出光影，才知沙哈洛身上渾着一團輕烟似的白霧，如明珠射出的暗影，不禁驚奇。

沙哈洛念了一句阿彌陀佛，睜開雙目，說道：「亞密當，雍正差你前來把貧尼了結，你把劍拿來吧！」亞密當低聲道：「沙哈洛，這不關我的事，如今我正悔恨把你抓來，原來往日你有書對我請罪，可恨赤眉等人把我瞞着了。」沙哈洛道：「你拿劍給我吧！不必多言。」亞密當本來從鐵門的穴口一劍搗進，便可把沙哈洛了結，但他不忍下手。當下開了牢門，把劍遞給沙哈洛道：「皇上命你自

盡，你是個修道人，望你陰靈不泯，死後勿得怨我！」沙哈洛接過毘盧劍，卸開披肩，身穿一襲斜領袍，一手拔出寶劍，寒光一霎，射到她衣襟之上，金光燦然，却是一枚金箍把襟帶壓着。

這時亞密當定眼睜視，沙哈洛雙手執着毘盧劍，劍鋒移近咽喉，口裡念誦眞言，玉臂一動。亞密當忽然撲身上前奪去寶劍，說道：「且慢！」沙哈洛開目道：「亞密當，你幹麼又把我的劍拿去，難道你想我死的辛苦一點？」亞密當蹲下身子，指着她的襟頭問道：「沙哈洛，這金押箍是誰人給你的？」沙哈洛從容答道：「是這東西的主人給我的。」亞密當定了神，望着神尼目不少瞬，一會突然屈下一膝，顫聲道：「女菩薩，原來你當日救了俺夫婦的性命，今夜俺才知道你的偉大，可是已遲，請受俺一拜！」神尼仰起頭來，面容現出寬恕的光輝，對亞密當道：「貧尼扶難拯危，是個本份，壯士何須要拜謝，但壯士今宵奉命而來，如何覆旨？」

一句話驚醒了亞密當，才記起白振還在牢房外等自己的消息，回宮覆旨，一時額上起了豆子大的汗珠，徬徨不知怎樣是好。他喃喃地自道：「我奉命到來，如不殺她，便對皇上不忠，若是逼她自戕，那麼我是個負義之人，不忠不義，那稱得是大丈夫，不如我自己一死，這還算個轟轟烈烈的漢子。」他究竟是個俠士本色，忠肝義胆，只是心腸太直，不懂得陰謀機詐，今夜一時感於大義，又見花蝴蝶捨他而去，心灰意冷，握着毘盧劍在手，就要向自己心窩插進。

正在那時，牢外甬道捲起一陣風，沙沙作响，吹的牢裡油燈霎時熄滅，亞密當手裡一口寶劍，轉眼間已隨風捲走，耳畔有人沉聲道：「你若自尋短見，怎有面目到地下去見你的師傅！」忙回頭一望，藉着進牢時携來風燈的光，看到一個老道士站在牢門外，身披紅緞金線道袍，魚尾道冠，和近日

請進宮來作法的道侶一樣裝扮。他當堂楞道：「你這老道是誰？怎樣進來的？」那道士唇上的鬚一掀，含笑道：「清宮之內，那處阻得貧道的來往，剛才貧道看到你是個忠肝義胆的漢子，不愧你師傅布揚古把一生武技傳給你，因此進來把你阻止。」亞密當再打量道士一眼，猛然記起雲裳夜探祥雲古剎，聽到「紫陽已進宮去了」一句話，這老道莫非武當山掌敎紫陽道長：當下嘆了一聲道：「在下就算不死，也不能救出女菩薩，而且皇上知道，定會加罪，仙翁既能進來，就把女菩薩帶走吧，讓在下担當這個罪名好了。」紫陽看見亞密當是個有良知的人，身在淸宮，各爲其主。說到立塲，他是滿洲人，爲國盡忠，不能勉强。於是道：「亞密當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昔日你夫婦二人身陷風砂之中，若非女菩薩捨命相救，你的性命不會留到今天，俗語說：有仇必報，受恩勿忘。今宵是你了却恩仇的日子，將來你怎樣替雍正出力，和武林人作對，我們也不會怪你，貧道要走了，你還有未了的事要幹呢。」

紫陽說了，回首對三音神尼道：「時候不早，赤眉就要來了，你把頭帕披肩都放下來，讓亞密當好交代罷！」沙哈洛對亞密當作禮道：「今宵得壯士念情，剛才相試，壯士不愧是個滿洲好漢子，貧尼對天下忠義之人，衷心崇敬。壯士將來你有三次大難，請記緊貧尼今宵留言：遇到生死臨頭，念誦六字眞言，自可脫險；雍正喜怒無常，俗語說：伴君如伴虎，終有大禍降臨之日，到時記着『白塔之巔』四字，雍正便不能加害……」說到這裡便不再言，亞密當急道：「最後一次命運如何？求女菩薩一併指示！」沙哈洛道：「黃龍飛走，壯士回頭！」亞密當又問道：「女菩薩今後行踪到那裡？」沙哈洛道：「雍正氣運當興，貧尼回漠外潛修，七年之後，再來京畿。」

三音神尼把頭帕披肩放下，幌身出了牢房，亞密當奇怪紫陽怎能進入，跟着一看，才知甬道盡處，石壁頂上一塊桌子大的巨石已經移下，外面是另一條地道，透出牢外。紫陽和三音神尼瞬已走出穴口，只聽沙沙作响，那巨石又移到穴口之上，原來紫陽在外運出「大碑摔手」把石塊推動，塞回缺口，沒留痕跡，亞密當暗暗吐舌。

他一想：「赤眉不久要進來了，剛才紫陽說：有仇必報，這狗老道殺了我的恩人黃葉眞人，今宵正好把他送上西天。」他把神尼留下的衣物放在牢裡，暗把隱身符放進，轉身出到牢外，白振已等得焦急，問道：「領班，事情怎樣？」亞密當道：「沙哈洛已自盡了，你隨我進去看看。」白振跟着進入，石牢的鐵門已關上，亞密當口裡暗念咒語，對白振道：「沙哈洛已死在囚室裡。白統領看過之後，好回宮去覆旨。」白振從門洞望進，果然看着沙哈洛仆在地上，白披巾還有些血漬滲出。亞密當道：「讓我開了牢門，給你進去檢視一過吧。」白振怕沙哈洛是個有道的人，防她陰魂不散，冥冥相纏，心裡有點駭怕。答道：「不必檢視了，我們回宮見皇上覆旨要緊。」

究竟白振看到的是一襲白衣，抑是眞的受亞密當催眠，見到躺下的是三音神尼的眞身，這點作書人沒法得悉，算是一個謎吧。他們兩人傯傯回宮稟告，雍正還在寢宮未睡，聽了心頭像去了一根倒刺，喑道：「沙哈洛，你到陰曹裡去，再能和朕作對嗎？」他傳諭赤眉道人進入，諭道：「掌敎把那一瓶血滴子拿去幹妥吧。」又命白振道：「你預備好了柴薪，明天朕要看着把骨骼焚燬，算是替妖尼行了佛敎葬禮。」白統領接旨去了。

赤眉老道一拐一拐地跟亞密當走出宮門，向禁衛營牢房走去。亞密當問道：「道長，那血滴子眞

的這樣厲害嗎？」赤眉陰笑道：「你沒看見巴里宗大喇嘛的慘死嗎？貧道還親手拿來試過呢。」亞密當問道：「道長拿來試在誰人的身上？」赤眉知道一時失言，忙改口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前些時皇上命把一頭犬子殺掉，也是一時三刻便化成膿水了。」二人開了牢門進內，亞密當指着囚房的門孔道：「你看看妖尼死的很慘！」老道袖裡拿出一枚銅管子，去了螺旋蓋，管子一端露出銀針般的導管，口裡道：「這樣還算是便宜了她。」亞密當開了鐵門，跟着老道進入。赤眉雙足架着雙拐蹲身不得。便道：「領班，你拿這東西注入屍體去吧。」亞密當接過在手，眼看赤眉，老道拿拐杖向地下一撥，想挑開白衣看一眼，怎知拐杖觸處，空如無物，口裡嚷出：「怎麼的……」腦後神經穴道立刻給亞密當指頭戳落，身子一幌，倒下地來，動彈不得，可是還能說話。他知道中了亞密當暗算，忙問道：「大人，你要怎的？我有什麼觸犯之處，也求你見饒！」亞密當道：「你偷取武當劍譜，暗獻崆峒派，是對皇上不忠；焚燬沙哈洛來書，僞報我師傅死因，是對我不義；殺害黃葉，違背盟言，手段毒辣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今天我要替黃葉報仇！」赤眉哀號求饒，身子却動不得。亞密當一手按着他，把針管刺在他的頸後，揑着銅管一壓，血滴子毒液注出，赤眉當堂慘叫一聲，全身抽搐，雙眼瞪起。亞密當把神尼留下的衣物擦火焚燬，看看地上的赤眉已全身漲起，五孔滲出血水，形狀怕人，連忙把門關上。

第二天，牢裡只剩了一堆骨骼，亞密當拿白布蓋上，進宮覆旨，白振已在白塔下建了柴棚，雍正看着把骨殖焚燬，瘞了骨灰，以爲三音神尼從此消滅。從這時起，赤眉在淸宮失了踪跡，不在話下。

亞密當回到屋裡，雲裳向他道賀，又道：「哥哥，小弟也替皇上幹下一件功勞呢。」亞密當道：「昨夜我奉命到禁衞營去，忙了一宵，今早沒見賢弟的面，究竟奉派到那裡去？」雲裳答道：「哥哥

沒曉到今早宏德殿上，那些做法事的老道全給抓起來嗎？」亞密當一楞，望着了雲裳。雲裳得意地道：「昨夜小弟侍值寢宮，曾把在祥雲古剎打探到的消息稟告皇上，原來那叫紫陽的人，就是武當派的掌教，許多年前，紫陽曾到崆峒山找我師叔靈谷子交手，師叔幾乎喪命他的掌下，今天他尋上門來，皇上聽到這消息，乘夜請赤空三藏進宮商量，今早派了小弟和龍侍衞幾人，到宏德殿上把幾十個老道一齊抓起，可惜沒有紫陽在內，那主壇的老道叫紫虛上人，不過好些打理殿上的內監們，都說前幾天主壇的不像是他，你說奇怪不呢。」亞密當道：「原來有這一回事。如今這班道士關在那裡？」雲裳道：「皇上只下諭把紫虛上人禁在地下室，其餘的發交刑部審問，聽說紫陽老道曾經混進來，想把黃面客刼走，因爲地下室滿佈機關，就算進去奪取囚犯，也不會得手，所以聞風逃遁，皇上已佈下羅網等他再闖進來。」亞密當聽了，心裡暗想：「紫陽也忒目中無人，沙哈洛是我的恩人；才把她暗中釋去，雖然他的弟子黃葉曾救我之危，可是恩仇都了，他再來時，分明瞧我不起，那麼也要給他一點顏色，教他不敢再找我的麻煩。」便對雲裳道：「紫陽的武功不是等閒，賢弟務要小心，今夜愚兄當値，且看皇上有何差遣。」

這時候，赤空三藏已探悉紫陽道長混進宮中，有意和他作對，可惜抓起來的幾十名道士當中，單單沒有紫陽在內。赤空暗念紫虛上人既然掩護紫陽進宮，如果把紫虛禁起，施用酷刑，紫陽定必前來相救。當下稟告雍正，在地下死囚室佈下了機關，等紫陽道長闖進。

雍正平生愛弄權能，更好左道旁門異術。因爲他的兄弟都是對頭，還有許多江湖豪俠日夕窺伺，欲得他的頭顱才甘心，所以宮裡密佈機關。留到今日，淸宮內養心殿西暖閣中，往日雍正的書房，掛

了一幅高約丈餘的眞像，是雍正和乾隆的寫照，畫後就是暗門，有隧道透出殿外。往日寢宮到處築了複壁，門扇嵌上玻璃，外人走進，常常迷失出路，這就是防避刺客的措施。他自皇子時代，便交結許多喇嘛道士，登位後寵信西藏喇嘛，把往日他在皇子時居住的府第，改作喇嘛廟，就是今日的雍和宮。本篇敘述紅教喇嘛和武當道士鬥法，無非描述雍正借僧道兩派相殘，鞏固滿淸的地位。

閒言少敘，京裡蟠桃宮主持道士紫虛，容貌和武當山的紫陽道長幾分相像，這番定計李代桃僵，由紫陽冒充紫虛的身份進宮，主持道塲，誰料給雲裳偸聽到冒蓮所說的一句話，回來報告雍正，剛巧雍正又是個闖江湖出身的皇帝，武林裡的龍蛇虎豹，他都瞭然於胸，聽了便知道這個是武當山的紫陽道長。立刻把赤空三藏請進宮來，商議把紫陽拿捕。第二天各道士正在開壇，白振雲裳突然率領武士到來，把二十幾名道侶統統抓起。幸而這天紫陽道長沒有混身道侶之中，紫虛上人武功本來不弱，但已多年潛修道力，暗念如果抵抗，那些跟隨進宮作法的道侶會全部受害，當下斂手就逮，希望自己是兩朝供奉的道敎元老，雍正未必就把他難爲。

雍正要紫虛上人供出紫陽的下落，老道士閉目不言。這晚，神武營統領白振奉了密旨，會合了刑部侍郎高其佩，淸宮劍手龍木公、于成龍，把紫虛上人從地下密室提出，放在一具鐵人的刑具裡，推到禁衞營內審訊死囚的大堂，兩旁站着刀斧手和行刑武士。高其佩白振二人，坐在公案正中，龍木公于成龍等大內劍手，兩旁站立。白振喝令打開鐵人的面具，露出紫虛上人的頭顱，身子嵌在鐵人體內，手足都給鐵爪軋着，動彈不得。高其佩宣讀過雍正諭旨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喝令紫虛上人供出怎樣勾通賊匪，混進禁宮行刺。上人年紀大了，躺在刑具裡，聲音已十分微弱，說道：「貧道自大行皇帝

在日，便奉旨來京主持蟠桃宮，數十年來，足不出門，那裡結交得賊黨，乞大人明察。」高其佩怒道：「妖道恃着聖祖仁皇帝聘到京來，便胆敢庇護匪黨進宮，如今罪證確鑿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紫虛閉目不言，高其佩又把驚堂木一拍，他才睜眼道：「大人把莫須有三字加害，貧道實是寃枉難招。」

高其佩早已奉了雍正叮囑，即傳令把各道士提堂。一會，各道士披了枷鎖進入，一齊跪下，其中許多是上了年紀的人。高其佩問道：「爾等都是京中各道觀羽士，本官如今問你們，平日可認得蟠桃宮主持紫虛老道士？」各道人回道：「小道等實在認得。」高其佩又道：「前兩天進宮主壇的可是紫虛？」那些道士面面相覷，高其佩怒道：「爾等還不從實招來，難道要和叛犯一起斬首嗎！」各道士爲了生死關頭，一齊俯伏禀道：「大人明察，小的不敢隱瞞，前兩天進宮主壇的是另一位道長，並不是紫虛上人。」

高其佩一揮手，獄吏把各道士帶出，然後拍案道：「好妖道，還有何話可說！那個假扮主持混進來的，分明是紫陽惡道，你若不招，休怨本官把你用刑。」紫虛上人不言不答，高其佩向兩旁武士打個眼色，把鐵人收緊。紫虛全身給鐵板夾着，手足也給鐵爪抓牢，骨節夾的瀝瀝發响。這刑具是夾棍的變相，任你銅皮鐵骨，也難抵受。紫虛上人究是血肉之軀，胸前肋骨當堂夾碎，脚脛也拆開，只見他面上青筋暴漲，汗如雨下。原來這具鐵人構造特別，內裡按照人身重要穴道，每一部位伸出觸角，專拿來對付武林人，防他們受刑時使出鐵布衫、金鐘罩，或是封閉脉道，柔功縮骨的抵禦功夫。犯人受刑時，觸角已把全身穴道緊緊壓着，所以什麼內功都沒法施出來。

紫虛上人熬不過苦刑，暈了過去，高其佩喝令行刑手拿冷水噴醒，上人悠然甦醒，覺得神魂似離

了軀殼，知道命已不久。耳裡忽然有聲傳進，音似蒼蠅，漸聽得淸楚，知道紫陽道長來了，着他要面見雍正才能招供。那時堂上又喝聲「快招出來！」紫虛凛然道：「貧道是先朝供奉的主持，你們濫用酷刑，貧道雖死不招，除非卸開刑具，讓貧道在皇上跟前說話。」

高其佩不敢作主，乘夜入宮稟告，雍正向來就是舉動神秘，常常夜裡辦公，日間休息，那時還留着赤空三藏在宮裡，聽見高其佩回報，便問赤空主意如何？赤空道：「貧僧在此，皇上放心好了。」原來這一晚亞密當浚在宮裡侍值，雲裳守在宮門。雍正着赤空在屛後坐着，傳令把犯人卸開鐵人刑具，換過枷鎖帶進。紫虛上人雙足已不能走動，由兩個武士左右挾着進來，在御座數丈前白石階跪下，各御前劍手在雍正兩旁侍立。

雍正道：「紫虛，你受皇考隆恩，爲何勾結武當妖道，行刺朕躬？如今紫陽匿在那裡？若從實招來，朕或憐你年老昏庸，饒你老命。」紫虛仰頭道：「紫陽掌敎在此！」雍正道：「胡說！」一聲未畢，殿前轟然一响，像是旱雷，火光一閃，直向紫虛上人面前射落，鐵枷手鐐一齊毁去，挾着他的兩名武士，瞬已倒下。雍正知道有非常本領的人來了，喝聲：「抓人！」第二聲旱雷又發，一股火光從簷頭打落，劈向御座，火光中挾着狂風，光影颯颯，繞着螺旋線飛進殿來。雍正心裡一驚，正想縱起，那火光中途篷一响便消失，光影未到御座，一齊奔向兩壁，撞落地上，原來是十幾枚飛刀。

這電光火石的一瞬，龍木公、于成龍已是箭般衝向簷頭，剛到半途，便見一條人影迎面而至，勢若大鵬下降，挾着狂風，龍木公于成龍給風力一捲，便似風箏斷了線般，落到牆外去了。雍正定睛一望，來的是個老道士，展開兩袖落到階前，想把紫虛搶走。紫虛嚷道：「快退開！」說聲未罷，左右

兩邊無數弩箭飛出，紫虛還伏在地上，將身一滾。縱下來的紫陽道長，他擰身一轉，兩袖展開，把射來的弩箭掃落，再撲上前要拔起紫虛。怎知紫虛又是高叫：「快退開！」他的雙足一蹬，竟把紫陽蹬開尋丈。就在這忽兒，火光烘然，挾着烟硝烈燄震得轟天價响，紫虛上人給籠罩在火烟中，一霎已成了飛灰。原來紫陽站處適當火炮射點，若不是紫虛拚了死前的一點氣力，把他一蹴蹴開，兩人便要一同化成灰燼。剛才兩門火炮是殿前兩廊設下的，雍正預料紫陽會來救奪紫虛，早已佈了陷阱。這一响過後，烟硝瀰漫當中，殿上景物全非，雍正和兩旁侍衛都不見了，殿上只留着一幅大圍屛，柱子也不是剛才的盤龍金柱子，黃幔低垂，雲床上坐着一個紅衣喇嘛，盤膝打坐。紫陽道長這時不免心驚，他見紫虛上人霎眼間隨火光毁滅，化爲飛灰，心裡不禁一酸，細想雍正果然險毒！一看雲床上坐着的正是赤空三藏，除了他一個人外，連階前武士都走個精光了。

赤空三藏一聲：「唵嘛呢吧咪吽！好個紫陽老道，貧僧等你多時了。」雙目睜開一線，一股靑藍光射出。紫陽道長知道他的密宗精神功十分厲害，眼光一觸，便不接望去。當下一幌身，氣昇腦門，展起道家無上武功，一步來到赤空座前，打出無極掌。這一掌劈空生熱，掌心發出一股暗勁，常人給他一按，便如觸電一般，全身發黑。只見赤空衣袖一拂，那張雲床帶着他一起移動，紫陽掌風射到楠木巨柱上，卽時逼迫一响，柱子爆裂，殿上桁桷沙塵紛下，赤空依然端坐雲床上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要在貧僧面前顯功夫嗎？還有什麼好玩的，只管使出來。」紫陽雖是道術高深，已捺不住七情之火，又見紫虛上人爲自已送了命，那還按得住怒氣。

他將身一擺，把五行功的排雲掌推出，掌風刮起，赤空坐着的雲床當堂吹得翻轉，眼看紅衣一閃

進了柱後，紫陽借着掌風把衣袖一揚，十二口旋風刀飛出，捲向柱後，這暗器小如蜻蜓的翼子，打出無聲。赤空拿手向側一指，說聲「着！」竟似玩戲法一般，十二口小飛刀一齊釘在屏風架上。赤空道：「果然好玩！」

紫陽怒火如焚，叱道：「赤空，你敢出來鬥掌嗎？」赤空笑道：「貧僧沒空兒和你耍把戲！你玩你的好了。」喇嘛伸手一招，雲床骨碌地豎起，放回原位，轉眼間赤空已坐了上去。紫陽暗念：「今天拚了五十年道力，也要你這妖僧倒下來。」丹田一收，對着赤空一噴。這一股吐納練成的內勁，擦着空氣生熱，風過如刀，所着之處，器物都成齏粉。這時丹田氣像一股烟霧，直衝赤空面前，看着他已給霧氣罩了全身，當堂倒下。紫陽飛步上前，擒拏掌閃電般攫下，誰想空如無物，赤空已失了影跡。那張紫檀木的雲床，給他掌風襲下，即時倒塌，成了一堆枯木。紫陽知道剛才自已動了嗔氣，因此給赤空的精神功壓倒。眼前景物全是虛幻，忙運起元神，念起道家凈心眞言，凝神歛氣，放眼一望，黃幔後現出一條人影，這才是赤空的眞身所在。便道：「赤空，你濫施大法，密勒池上的同門定不會饒你，如是有本領的，出來和貧道一比。」赤空沉聲道：「紫陽妖道，今天你休想逃走。」手裡一揚，一口短劍飛出，到了半途，赤空疾喝一聲，掌風撤出，那劍就在空間折斷，墮到地上。赤空跟着道：「你看這是眞本領還是假功夫，貧僧受了戒持，不能殺人，否則今天定不饒你！」紫陽不覺暗驚，元神一散，赤空三藏瞬已失了踪影。那時殿外喊聲大起，紅巾武士如潮水般衝進來。正是：

置身虎穴　生死關頭

第十二回・・突重圍雙俠救冒蓮

亞密當奉旨出京華　章回子截封遭強敵

話說武當掌教紫陽道長看到紅巾武士突然出現，知已陷進雍正佈下的羅網。那時龍木公于成龍二人，欺身撲上，龍木公一根虬龍杖匝地掃到，于成龍洒開劍鋒從上點戳而來。紫陽運出「獨脚穿牆」的外功本領，一脚蹬出，鏗的一响把虬龍杖踢開；掌風一送，又把于成龍來劍盪過一旁，紫陽已幌身到了殿外。眨眼間簷頭劍光如電衝落，一個粉面紅唇的年輕武士撲下來，喝聲：「看劍！」劍鋒一彎，點到他的咽喉。紫陽將身一擰，羽衣揮動，袖子張開，觸着來劍一拂，立即擋開。定眼一望，這年輕武士手裡的正是那一柄武當古劍，眞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心裡一喜，怎奈龍木公于成龍二人又再苦苦逼近，劍杖交加扎到。紫陽雖然武功絕頂，可是剛才鬥赤空三藏之際，施用過五行掌和丹田氣，精力一時不易恢復，目前的又是淸宮裡的一級劍手，自已空手接招，怕一時受了暗算。當下斜身縱起，退到一角，瞥見面前擺着一根鐵鍊子，是適才鎖着紫虛上人的刑具，給炮火轟燬，飛墮到這裡來，這時正好用得着。

他把衣袖向地面一捲，那鐵鍊嘩啦的落到他的手裡，轉身掃出，剛擋着龍木公的鐵杖，鍊尾當堂纏着杖頭，雙方各展外功，出力一拉，鐵杖和鍊子一齊斷開，飛到半空去了。龍木公只執着半橛虬龍杖，紫陽手裡的鐵鍊也剩回一截，二人不禁一楞。于成龍瞬已隨風撲到，一記「流螢舞空」，劍光點

點刺下。紫陽拿半截鍊子向上一盤，然着來劍，一看形勢不利，連忙提氣上升，雙袖張開，鵬鳥飛空一般縱上簷頭。只覺身後一股風追近來，人影乍現，已看出是那個年輕武士，正中心懷。武士飛身衝下，一劍點到，紫陽回身把「雲裳羽衣」的沾衣撲跌絕技使出，衣袖像飛雲流空，帶着勁風，一忽兒已把武士的劍捲去。

這時牆頭殿脊，到處出現紅巾武士，把燈光射出。紫陽雙目給燈光一映，冷不防那年輕武士將身一伏，便有點點光影從手裡射出，知道暗器襲來，急的一揮衣袖，想把暗器掃落；誰想衣袖風捲出，那暗器竟隨風拐彎打到。紫陽沒曉到這「九葉連環刀」是連着飛索打出的，隨意控制，發出時跟着風速，如果敵人運出掌風，想把飛刀掃墮，連環刀立刻藉掌風的迴環力，趁隙射進，來的更快。紫陽暗叫一聲「不妙！」雙足竄起，一鶴冲霄，已覺下肢一陣麻痛，原來已中了一枚飛刀，還幸他衝起得快，僅傷了皮肉。只有把下肢穴道封閉，止着流血。心想：「今天沒有給赤空挫倒，却受這小子暗算，合該倒楣。」這時弓弩手把箭矢射出，後面于成龍、白振等淸宮劍手，已一起趕來。紫陽把全身氣勁集中，衣袖展開，箭矢紛紛掃落。他就燈光之中，把絕頂輕功施出，一飄已越過牆頭，各武士只覺人影幌動，紫陽已是輕烟一般的溜走了。

雲裳見古劍失落，不敢再追，隨同白振等進寢宮向雍正問安。赤空三藏也來了，雍正賜赤空坐下，問道：「聖僧爲什麼不把紫陽惡道抓起？」赤空答道：「皇上聽稟，如今中土武林人，奉少林武當兩派爲武術鼻祖，武當弟子遍佈各地，皇上要消滅少林，不可連武當派也惹上了，紫陽身爲武當掌教，貧僧特爲皇上開恩，放他回去。」雍正覺得赤空說得有理，且見紫虛上人已死，即傳令把扣留的

二十幾名道士也一起釋放。

雲裳向雍正稟告失落古劍，求賜處分。雍正道：「你不是紫陽的對手，雖然失去古劍，但他已着了你的一口飛刀，也教他曉得淸宮之內，不是沒人，今後諒不敢再來了。」他見雲裳年輕技進，漸見寵信，即着內務府在劍庫裡給雲裳挑一口佩劍。又對赤空讚道：「聖僧替朕佈了磁石夾壁，果然飛劍都給攝去，朕有聖僧近在身旁，愈覺安心了。」自此在宮裡闢了靜室，請赤空搬到來供奉。

這時天牢之內，還禁着黃面客宗流和女俠冒蓮，雍正因爲昔年得各俠士擁護登基，曾在敦煌古城和一班武林人盟誓，寫下了一紙文書，答應把滿淸政治變革，他怕這一紙盟言落在幾個對頭兄弟的手裡，便會對他暗中攻擊，因此暫時留着宗流不殺，想逼他供出那文書保存在誰人的手上。

雍正平生多疑，他見最親近的妃子瓜爾佳氏，也會盜去金符矯命放走那亞兒，如今好些和自己作對的武林人，都已除去，正好在這時候，對外對內鎭壓一下，因此下令朝裡御史，把年羹堯和允禔允禩的餘黨，大加檢舉。朝裡不少是雍正的耳目，一天，都察院御史錫保在家裡，簷頭突然飛下一人，穿了御前侍衛的服裝。錫保嚇的一跳，正想喊賊。那人向袖裡一掏，拿出一面金符來，喝道：「皇上有旨，不許聲張！」錫保驚的跪下來，望着那面金牌打顫。那武士又道：「卑職是御前侍衛亞密當，皇上命大人明天參奏隆科多的罪狀，不得有違！」錫保連聲應諾，伏下叩頭，背後一陣風捲起，轉眼間已失却武士的所在。錫保暗驚道：「原來這人就是劍客領班亞密當，我們朝裡大臣雖然久耳其名，可是難得見面，今天才看到他的本領。」

原來隆科多也是雍正的異母舅舅，初時擁護八皇子胤禩，後來見雍正跟前有許多能人相助，便轉

過風頭結納年羹堯，得以保持祿位。如今年羹堯已伏誅，雍正恨他當日和納蘭丞相同謀，跟自己作對，早已立心把他除去。第二天，都察院御史遞上奏本，數說隆科多仗着皇親地位，挾勢貪賍，年羹堯在日，二人朋比爲奸，侵吞餉銀四萬二千餘両。雍正假意說隆科多是國舅之親，着交議政王大臣等查明有無寃枉，即日把隆科多看管起來。主審的便是錫保，他提出種種罪證，要隆科多承認。隆科多道：「這種種罪證都是眞的，犯官不過奉命行事。」錫保怒道：「胡說，你今已削去太保職銜，本官奉旨研訊，你還敢胡言亂語，照你所說，誰個命你如此幹的？」隆科多自知不免一死，回道：「大人說犯官的五大罪狀，什麼欺罔犯上，紊亂朝政，昔日指使犯官去幹的，就是當今皇上，犯官和年羹堯不過是個從犯，他如今做了皇帝，我等自然該死了。」嚇的錫保不敢再問。這時大堂後閃身走出一個人，是御前侍衞裝束，在錫保耳邊說了幾句話，錫保立即着吏役把隆科多移到天牢覊押。

原來雍正已派了于成龍暗在屛風後聽審，錫保雖是主審官；一面審來却是如坐針毡，當下議了隆科多四十欵重罪，會同各王大臣奏上。雍正已是胸有成竹，特別加恩，把隆科多免了一死，發配西北，隆科多的兒子叫岳興阿，革職後禁錮暢春園外石屋看管。自此朝裡官員，不覺人人自危，大學士張廷玉一再上本，告老回鄉。雍正見這老頭兒是個舊臣，也樂得他離開京畿，便批准回家終老，恩賜在崇政殿設宴餞行，御筆寫了一副對聯：「天恩春浩蕩，文治日光華」，給張廷玉回家張掛，這且不去說他。

且說淸宮劍客領班亞密當自從愛妻花蝴蝶失踪後，感到空虛寂寞，暗想：「那假扮宮女的雲霄原來和燕支是異姓兄妹，日前我以爲她紅杏出牆，看來是出於誤會了。不過燕支這番十九是給雲霄勾引

武林高手到來，把她劫走的，否則她斷不會不別而行。」他打算出外訪查花蝴蝶的行踪，又怕雍正不許。這幾天坐臥不寧，只有雲裳知道他的心事，在旁出言安慰着。

一天，雍正召他二人進宮，說道：「蒙古妖尼給朕消滅之後，那武當惡道士紫陽料也不敢再來了，朕這番要差你二人出外幹一件事，你們好好地替朕完成這件任務吧。」亞密當雲裳二人忙俯伏道：「皇上有何差遣，奴才等雖赴湯蹈火，也是不辭。」雍正道：「朕知你二人都是忠心盡職，爲本朝効命，昔日朕皇考聖祖仁皇帝，許多年前在貝爾池設了黑獄，把關外反對大淸的叛徒終身禁錮；後來年羹堯奉旨掌理斜谷牢營，那裡是囚禁充軍犯人的大牢，可惜這兩處地方後來都廢圮了。朕想起皇考功業，近來各地發生不少反對滿淸的案子，都是讀書人在處作怪的，像浙江士子汪景祺，替年羹堯歌功頌德，寫了一本西征隨筆，內裡誹謗本朝的地方很多，還有侍講錢名世，這個『名敎罪人』，暗裡替胤禩張目，讚揚他平藏有功；如今江西主考官査嗣庭，更有意影射，想朕身首分開……」

雍正說到這裡，拿起參湯喝了一口，雲裳問道：「皇上聖聰睿智，那姓査的怎敢如此斗胆，實是大逆不道，罪無可赦。」雍正道：「正是如是，可恨這狗奴才，竟用大學裡維民所止的一句來作試題，這不是明明詛咒朕身首分開嗎？」原來雍正認爲維民所止內裡的「維」字和「止」字，就是拿雍正兩字去了首，對他詛咒。當下繼續說道：「昨天岳鍾琪將軍有密奏到京，說有個叫張熙的人，直到行轅獻策，游說岳將軍興兵起義，據說那姓張的逆賊已被拘禁起來，供出同黨湖南人曾靜、嚴鴻逵、沈在寬和呂留良的後代，都是通同作反的賊子。這姓呂的一家，就是女賊呂四娘的叔伯兄弟，朕想這件案子牽連甚大，要把逆賊張熙解到京來，朕親自審問口供，因此想你二人前往一行。」

亞密當聽了，立刻跪下道：「皇上有旨，奴才定必把逆賊押回，毋勞聖慮。」雍正道：「朕還有件秘密任務要你二人幹的，一年前朕已下令岳將軍擇華山金鎖關築了死囚牢，深在地下十丈，那裡地勢險峻，目前岳將軍有稟章到來，說牢房已經建好，並選出他帳下幾名武技高手，前往守衛，朕還是放心不下。因這處死囚牢日間便要把上述案件的犯人送往永遠監禁，所以前些時派岳將軍到崆峒山，打算聘得三洞眞人到金鎖關上的金天宮駐守，以防有武林高手前來劫獄。」雍正望着雲裳，停了一停。雲裳知意，伏下稟道：「皇上是否想派奴才回去，請家師下山替皇上効點微勞？」雍正含笑道：「雲侍衛深知朕意，這番你可隨領班同行，順道回去崆峒一轉，看看尊師有無下山之意。」雲裳慌忙應諾。雍正又對亞密當道：「領班此去，名目上是押送餉銀到岳將軍行轅，順路把犯官隆科多發配西北充軍，其實一起帶着黃面客宗流出京，解到華山囚禁，如果中途有人劫奪，讓賊徒們把隆科多幹掉好了，切不可讓宗流這個重犯露出痕跡，給人搶走；我想路上有雲裳相助，不會有失，你二人到了華山交差，那時領班可到岳將軍那裡，把張熙逆賊解到京來！」

雍正一一吩示過了，又道：「這事要幹得十分縝密，不可走漏消息。」亞密當俯伏奏道：「皇上神機妙算，奴才定必奉命行事，只是宮中好手遠出，奴才又離開御輦，皇上興居，奴才不免掛慮。」雍正含笑道：「領班躭心朕的安危，不愧是朕心腹之寄，這點朕早就有了安排，如今有赤空三藏在宮裡住下，他又給朕把磁石佈置在寢宮夾壁，刀劍遇上，立刻給磁力攝去，他還有眞的法力，可以保護朕躬，就算有刺客闖進來，也不容易把朕加害。」

亞密當自進宮以來，未嘗離京，這番他和雲裳二人奉命押解餉銀，順道把隆科多送到西北充軍，

自有宮裡一班劍手薦行，都祝他們早日公畢回京。白振挑選了二十名紅巾武士，保護囚車，誰也沒曉到暗中押解宗流到華山死囚牢軟禁。亞密當依雍正所囑，把黃面客宗流鎖在鐵箱子裡，和庫銀裝在車上。隆科多關在囚車裡，保衛得十分嚴密，一路離開京師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三音神尼沙哈洛平生幾經大敵，未嘗失手，這次給紅衣喇嘛的飛天網抓起，眞是夢想不到，原來這些網索是用珠穆朗瑪峯的雪蠶絲所造，套上幾重，彈力無匹，因此剎開一層，缺口又復接上，終作了網內之魚，這是她平生的一次恥辱。這一晚紫陽道長冒險進獄，就算亞密當沒有回念前恩，神尼未必會給殺害，她不過一試亞密當的心腸，故意拿出金箍來看他怎樣便了。

神尼脫險之後，探到雍正派了八旗精兵兼程開入蒙古，打算趁這時把蒙古中部列入大淸版圖，那時留在三音大廟的還有徒兒佛明和僧侶數千。神尼聽到這消息，即日飛馬登程，間道趕回蒙古去了。後來紫陽道長夜探淸宮，沒有神尼同往。這一次夜會赤空三藏，雖然得回一口武當古劍，但害了蟠桃宮主持紫虛。紫陽中心耿耿，又想起徒兒黃葉被害，亞密當已替他報了大仇，如今亞密當是淸宮劍客領班，犯不着和他作對，何況雍正跟前有赤空三藏護衛，那天已領教過赤空三藏的道術，細想一時未易把黃面客宗流救出。紫陽怕留在京裡會惹起更多的麻煩，便交帶呂四娘朱蓉鏡兩口子，暫時把莫人俊和花蝴蝶兩人，秘密禁在西山一處別莊；又着雲霄在處勸導着花蝴蝶，責以大義，暫時不要和亞密當相見。紫陽心灰意冷，帶着古劍回武當山去了。花蝴蝶本來不想離開亞密當，又怕亞密當誤會她勾結外派人混進宮來暗算，所以一時五中無主，只得等候時機，再和亞密當破鏡重圓便了。

王崇明因惦念着宗流、冒蓮的安危，留在京裡探聽消息。這一天他傯傯來到別莊，說亞密當、雲

裳二人奉旨押送隆科多發配西北，何不趁這時把宗流、冒蓮二人救出。呂四娘認得禁宮裡的秘道，當下商量一番，留下朱蓉鏡守着別莊，三人穿了夜行衣乘夜進城。

雲霄和呂四娘對宮裡道路，已是瞭如指掌，他們三人從中南海暗渠摸進，越過宮牆，在簷頭上展開縱竄輕功，只見面前人影一閃，風一般的奔過來，三人忙的一齊伏下。那人把劍一晃，低聲問道：「前面的可是合字線上朋友？」呂四娘覺得聲音很熟，展開夜視一看，彷彿是白泰官的樣子，心裡一喜道：「你是白二哥？」那人把劍放下，一縱過來，果然是白泰官。大家閃到牆角去，呂四娘拉着白泰官的手道：「前些時你說來京找我，怎麼現時才到，這些日子裡鬧出許多大事來了。」白泰官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我來了多日，也找不到你們，今天聽說亞密當離京，所以進來一探消息。」那時清宮亞密當的威名，確令到好些武林人不敢到來招惹，正和八俠士在宮裡時一般。王崇明答道：「我們今夜打算把噶叶土司和六妹子救出，你來得真巧。」

計議一番，四人分頭行事，白泰官呂四娘到地下囚室劫取宗流冒蓮，王崇明雲霄闖進雍正的寢宮，把御前劍手引着，讓他們不能到外間接應，大家約過得手後從十剎海方面逃出會合。

白泰官呂四娘從暗門轉入宮裡秘道，漸近地下囚室，通路上站了守衛，兩人拿劍一敲石壁，閃過一旁，兩名守衛立刻奔過來察看。白泰官呂四娘驀地撲出，在他們腦後一按，點了穴道，武士很快便倒栽。他們正想把守衛的服裝脫下來，混進獄裡。怎知甬道上突然露出一扇暗門，劍光一縷直奔過來，喝出：「好大胆的賊子！」却是龍行劍關家三傑的關虎。呂四娘連忙一劍擋上，關虎一口劍游龍一般上下掃戳而來，呂四娘為要速戰速決，向白泰官打個眼色，手裡緊了兩劍，把關虎壓到牆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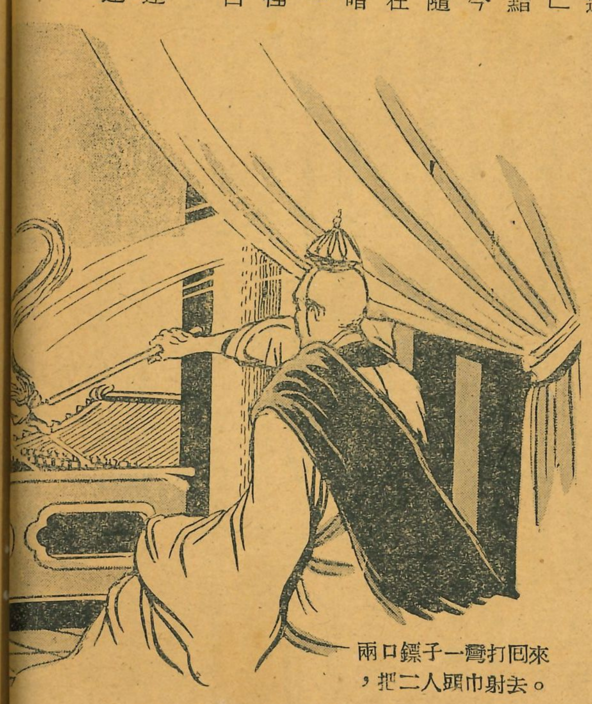
白泰官向囚室那邊衝去，已有四名紅巾武士飛撲過來，白泰官疾施一記「白雲出岫」，縱身掃出一劍，鐺啷一响，把衝來兩個武士一起剁翻，他就在後兩名武士的頭頂越過，順勢一劍下撩，手腕一盤，把兩人的肩膊戳傷，瞬已衝近牢門。

這時候，呂四娘已把關虎刺傷，一手把他抓起趕到來，忽覺紅衣幌動，飛龍僧突然出現，手裡一口戒刀，閃電般劈到。白泰官劍鋒上指，貼着一撩，覺得飛龍僧出手相當勁度。這喇嘛是藏派飛龍劍的高手，這時一張戒刀，電火般的疾起疾落，白泰官擋了幾招，看着牢門打開，又是着急，呂四娘抓着關虎驀地搶上，把關虎向飛龍僧面前摔去。飛龍僧急的把戒刀收回來，向地面一伏，呂四娘跟着展起「八仙過河」的身形，衝過甬道，飛龍僧一手把關虎的身體接着帶開，回身把戒刀匝地掃到四娘背後。白泰官已欺身趕上，劍光一點，把戒刀煞着，二人就在甬道上交手。

呂四娘衝到囚室內，油燈光影之下，看見室裡擺着一具鐵人，以為黃面客宗流被軋在鐵人體裡。她一劍把鏈子削落，鐵人體裡却是空着的，知道有變，正想退出，鐵壁嘩喇一响，一度鐵閘落下來，頓把室門擋着。呂四娘一急，想把鐵閘削毀，原來是精鋼打造的，只剁得一絲絲兒落下。

她聽到外面白泰官喊她，那刀劍撞擊的聲音斷續傳來，知道還沒把飛龍僧剉倒，愈是焦急。驟覺壁間淅瀝一响，回頭一望，壁間露出一孔，伸出一個女人的頭顱，那女人頭上梳了滿洲髮式，艷麗絕倫，却帶點憔悴的容色，呂四娘不禁一楞。那女子嬌聲滴滴的問道：「你是來救道學先生的嗎？他今天被提去了。」呂四娘忙道：「姐姐是誰？為什麼也在這裡。」那女人道：「姑娘不要問，快些過來，從這邊逃走。」呂四娘一看壁間的穴口，比一個頭顱畧大，當下顧不得再問，連隨把丹田一斂，

運起柔門功夫，雙手交叉斂在胸前，說聲：「姐姐，請在那邊助我一下。」雙足一點，上半身已穿過穴口。呂四娘早年跟獨臂尼練過吐納功夫，運氣之間，全身柔軟，只要頭顱伸得進的地方，便可越過。那女子在隔壁拖着她的肩膊一扯，全身已過了穴口，落到地上。這裡是另一間房子，佈置華麗，不像是個囚室。呂四娘向那女子拜謝，又道：「姐姐，求你救我離開這裡！」女子答道：「我也是個被囚禁的人，不過我在這裡行動還得自由，只是出不得這處地道。」她歎了一口氣，滴下幾點淚來，黯然道：「皇上既是這樣沒情，我今生怕已難覩天日了！也罷，姑娘隨我來，還有人待你救走呢。」她在壁間取了一串鎖鑰，推開另一扇暗門，經過一條昏暗的地道，來到一處囚室，的搭一聲開了門鎖，內裡鎖着一個人，正是女俠冒蓮。呂四娘驚的目瞪口呆，望了那女子一眼，一手奪過鎖鑰來，傯傯替冒蓮打開脚鐐，又拿劍削開鐵枷，冒蓮



兩口鏢子一彎打回來，把二人頭巾射去。

這時才看出是呂四娘，嘩的一聲想喊出。呂四娘掩着她的口道：「六妹不要驚，快些隨我出去。」她回身對女子一拜道：「姐姐大恩，我兩人今生今世永遠記着。」正待走出，那女子忽地撲上前來，抓着利劍低頭一伏，劍鋒已拖過她的咽喉，血如泉湧，當堂倒地。這個絕世傾城的滿洲尤物瑪泰妮，就此了却殘生，隨那亞兒地下去了。

呂四娘和冒蓮驚駭欲絕，但在生死關頭，那裡顧得，二人傯傯出了地道，聽見白泰官喊四妹的聲音，蹌踉循聲奔出，果然出到剛才的甬道，飛龍僧已不見了。原來白泰官最後把玄女劍法施出，一連幾劍把飛龍僧殺得手忙脚亂，棄了戒刀衝開暗門逃走。白泰官見了呂四娘，還救出冒蓮，眞是喜出望外。順手拾起戒刀給冒蓮自衛，沿着進來的秘道退出。

這時禁宮門外，火把齊明，幾個御前劍手包圍着王崇明雲霄，殺的劍光亂轉。原來王崇明適才偷進雍正的寢宮，在簷頭伏着窺望，看到閣裡黃帳高懸，陣陣檀香味送出，一個西藏喇嘛在黃帳裡打坐。王崇明暗想：「這個定是什麼赤空三藏，前幾天紫陽道長吃過他的虧，我偏不信他有什麼法力。」雲霄突然在後把他一拉，打手勢要他走。王崇明不服氣，一掏便揑着兩枚柳葉鏢，看準了射程，從楹前格子打進去。眼看兩縷光影直飛入室，赤空彷如未覺，等到柳葉鏢打到面前，突把麈拂輕輕一揮，兩枚鏢子立刻繞到他的身後，一彎便向室外飛出，嚇的二人急的縱起，腦後颼的一陣風，二

人的頭巾驀地隨鏢揭走，一直飛到遠處去了。王崇明暗叫「好險！」腳下加緊，望着雍正的寢宮竄去。來到廊頭，便見宮門大開，宮監持着紗燈走出，傳召守衛宮門的侍衛白振、龍木公進內。二人伏着不敢動，過了半盞茶時分，白振龍木公手裡捧着一些東西走出，哨子吹响，傳令：「皇上有旨，拿捕刺客！」兩側耳廂應了一聲，紛紛撲出五六名侍衛，嚓的拉出劍來。王崇明二人一時看不清躍出的



呂四娘一掌把雲霄推開，短劍擋去虬龍杖。

是誰，只看見白振和龍木公手裡捧着的就是自己的黑頭巾，不禁驚出一身冷汗，轉身飛奔，高閣上已射出燈光，把二人的影子照着。背後衣帶嘶風，知道有人追來，兩人展出「燕子追雲縱」，越過前殿，忽地劍風從旁劃到，夜裡點點光影，像一簇流螢飛奔面門而來。王崇明屢經大敵，知道這是無極劍高手灑開的劍影，一低身把青鋼劍向上一盤，嚓一响擋開來劍，這才看出來者是個全身黑衣的清宮侍衛，正在連

着一劍，掃襲自已下門。王崇明身形疾起，手裡劍一勢「寒江釣雪」向下一彈，拍的一响又擋去一劍，這時御前劍手龍木公、鐵杖眞人已隨風出現，兩根鐵杖如雙龍矯空，夾着勁風捲到。雲霄沒曉到這兩個外家高手的厲害，眼看王崇明鬥着「點點紅」于成龍，立刻把劍一盪，向上空匝着一圈，這一勢是武當劍法裡的「蟾宮吐暈」，光影浮動，冉冉升起。他這一手出式，若拿來對付使劍的敵人，是破踊騰搏擊的妙着，但如今對方使的是兩根沉重的鐵杖，苟如雲霄手裡的是一口切金斷玉的寶劍，還可以運勁把鐵杖削斷，無奈他掣着的只是一口普通的佩劍，碰上兩根二百觔的虬龍杖，劍才摀上，鋇一聲當堂飛到黑暗處去了。雲霄驟吃一驚，龍木公沉臂扎落，「泰山壓頂」；鐵杖眞人攔腰一杖，上下夾擊。兩股風縱橫疾掃，雲霄空着雙手，已臨千鈞一髮的危險關頭，說時遲，乍見一縷光影如電擊落，劍風嘶的劃空發响，一條矯捷異常的人影從暗處衝出，光影一圈，兩根鐵杖立刻彈開，那人影一手把雲霄帶開，劍如風轉，流星般點到龍木公二人的

面門；聲隨劍出，喝道：「呂飛紅在此！」龍木公鐵杖眞人都是武林高手，剛才鐵杖一觸，立刻知道來者不善，出手就是廻風劍的妙着。這一手奇妙劍法，往日「單手飛」獨臂尼在高山上苦練，領悟風力的對流，創出此劍法，全仗風速發招，因此自己的鐵杖雖然挾千鈞之力，却給來劍借力卸開，已猜出是呂四娘來了。這時一聽來人說話，更是不差，龍木公昔日吃過呂四娘「龍鬚針」的虧，不免小心提防。二人見四娘回劍迅捷，當下左右縱開，鐵杖齊起，二人都用「倒捲珠簾」來煞着來劍的點戳。

呂四娘力敵二個外家高手，毫不驚懼；一霎間白泰官、冒蓮都已出現簷頭，把五六名撲近來的紅巾武士擋着。白泰官怕冒蓮久困黑獄，體力不支，寶劍瑟瑟生風，廻護着冒蓮。他一眼看到雲霄給呂四娘摔開，空着雙手，沒有武器傍身，即時一劍直取，冒着那幾名武士穿梭剎出，劍鋒盤旋，疾喝一聲，已把一名武士手裡的劍挑起半空，喊道：「雲兄弟接着！」那劍在半空擺了兩擺，飛墜下來，雲霄縱身接過，一低身撲到冒蓮身旁，運劍發招。那幾名武士一時倒的倒，退的退。白泰官看看紅巾武士在地面如流水般來往堵



白泰官把武士的劍挑起，喝叫雲霄「接着！」

截，清宮劍手又有三幾個遠遠地撲近來，一想冒蓮已被救出，還是走爲上着。他一看王崇明正把太極十三勢展開，和于成龍的無極劍打個平手，便轉身向雲霄道：「賢弟和六妹子先退！」跟着仗劍拔起，衝到于成龍面前，一記「流星趕月」扎落。于成龍聽聞劍風射到，一低身劍從下起，展出「宿鳥驚飛」，劍光一盪封閉了面門，煞着來劍。白泰官順勢一拉王崇明的衣袖，一齊拔起半空，口裡又向呂四娘切出退走的江湖口語。龍木公聽了，那肯讓敵人逃脫，和鐵杖眞人一齊把鐵杖打的呼呼作响，杖風吹掃呂四娘，衣裳飄起。呂四娘使出廻風劍法，游絲纏體，雨點不入，突把玉臂一掃，喝聲：「看暗器！」龍木公嘗過「龍鬚針」的滋味，發射時無聲無影，果然把虬龍杖抽回，左右張開，撒出「孔雀開屏」，封閉面前，連鐵杖眞人也一起護着。這忽兒呂四娘已如夜鶴穿空，拖劍疾起，隨着白泰官王崇明身後一起縱走。于成龍剛飛身趕到，半途碰着呂四娘，忙的攔門一

劍截着。呂四娘借着衝起之力，劍光疾過，喝一聲「滾！」于成龍的劍給她貼着，乘風下壓，身體隨劍飄開，手肘微覺一震，翻身落在簷頭，不敢再追。這時龍木公鐵杖眞人像兩頭大蒼鷹，縱身半空發杖，夜空嘶風，直逼呂四娘，相距不過尋丈。呂四娘正剉倒于成龍，又覺背後人影幌動，暗裡揑着一把龍鬚針，向高牆低身急伏，喊一聲：「着！」龍木公又以爲她在弄玄虛，作勢下撲，恰在那時碉樓上的燈光射出，映出龍鬚針的光影，急把身形定着，轉身抓着鐵杖眞人的衣袖，一勢「雁落平沙」落到簷沿。龍鬚針已是輕烟般在頭上飛過去，鐵杖眞人閃避遲一點，耳朵一陣風過，如雪花着肉，老道一摸，已給一枚龍鬚針穿過耳背，揩着幾滴鮮血，暗叫一句「好險！」放眼前瞧，呂四娘一起一落，已竄出五六丈外去了。地面訊號火箭升起，四邊箭矢飛蝗般向呂四娘等人身後射出。龍木公知道白振在下發令放箭，怕中了流矢，便停步不追，和于成龍等一起會合。

黑夜裡幾條人影，化作幾團劍光，乍隱乍現，把箭矢紛紛擋落，外圍許多守衛武士，突出包圍，都給暗器打翻滾落地面，一忽兒那幾個刺客已消失在迷茫夜色當中。淸宮禁衛官兵忙過一回之後，漸復寧靜，只不時傳來喝問口令的聲音，像置身刁斗森嚴的營幕。

如今且說西山白雲深處，峽谷流出來的一條山溪，就是永定河的上流，兩岸峭壁，近着九龍山下有一所別莊，那裡是往日潭柘寺長老靈鷲和尙潛修佛法之地，這次紫陽道長和各俠士借此棲身，已有多時。那天呂四娘王崇明三人夜探淸宮，留下朱蓉鏡守着兩個人，一個就是淸宮三級劍手領班莫人俊，另一個是花蝴蝶華燕支。莫人俊被軟禁在一所石房子裡，鎖了手足。華燕支是雲霄帶她出走的，當日雲霄約了呂四娘混進宮裡，乘亞密當不在用迷魂帕把華燕支弄倒，硬生生把她架走。華燕支醒

後，雲霄騙她說，亞密當已看出了自己的破綻，疑心她暗藏奸細，要把他兩人一起殺掉，所以帶她暫時避開。又說亞密當的盟弟雲裳，原是個女扮男裝的，華燕支半信半疑，究竟和雲霄從小親如兄妹，不好意思鬧翻，一方面呂四娘又寸步跟隨，她對京郊地方陌生，沒曉到這別莊是那一處地點，因此安心住下來。

她對亞密當仍是日夕思念，這天聽到王崇明偬偬來說，亞密當奉旨離開京師，又念到雲裳既是女扮男裝，很容易和亞密當勾搭上了，女人的妒性與生俱來，想到這裡，抵不住心頭之火，決意逃出別墅，追踪亞密當的下落。她被軟禁在後閣裡，只須弄開門扇，便可逃出。可是朱蓉鏡守在對樓，不時瞧過來，自己一舉一動，都逃不出他的視線，非用計把他賺開不可。

她把外衣脫下，作成要睡覺的樣子，偸看對樓，朱蓉鏡正注視過來，她把燭火剪暗了，留下一點火光，才躺到榻上，等了片刻，暗裡掏出幾枚蝴蝶鏢，向着窗外打出。她這一手發鏢本領，已是爐火純靑，可以半空拐彎，回到自己手裡。那幾枚小鏢射到半空，一彎便折回來，比打出時更疾。朱蓉鏡聽見颼的一股風掠過，幾點光影射進花蝴蝶的屋裡，拍一响紙窗打破，燭光也給打熄了，忽聽花蝴蝶哎唷一聲，跟着像滾落榻下。朱蓉鏡嚇的一窒，將身一伏，靜聽簷頭，許久還沒第二下音响，立刻一勢「燕子穿簾」躍出，縱身在簷沿一望，週圍沒有什麼影跡，俯視花蝶蝴的樓裡，窗門兩扇照舊打開，她已倒身榻下，不禁一驚。當下雙足一點，向樓裡竄進，一看花蝴蝶仆在樓板上，急的蹲下身子，打算把她攙起。怎知花蝴蝶一個鯉魚掉尾，翻身疾起，抓着他的肩膊按倒，朱蓉鏡口裡喊道：「是我呢！」花蝴蝶揑着他頸後的脈穴一壓，當堂封了他的神經樞紐，失去了知覺。

花蝴蝶已是胸有成竹，把朱蓉鏡移到榻上，檢拾行囊，取去朱蓉鏡室裡的一口劍，直到樓下石屋，打開小門，喊了一聲「莫領班！」這時莫人俊正在躺着，聽見是華燕支聲音，嘩喇一响帶着鐵鎖站起，瞪着小門道：「嫂子，你怎脫得他們的監視？快些把門弄開，救我出來！」莫人俊已知道花蝴蝶也被禁着，只是沒曉到她和各俠士的關係。花蝴蝶乘機道：「那姓朱的給我弄倒了，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，才能救你一起走。」莫人俊忙道：「嫂子，莫說一件，只要我能够幹得到的，十件也可依你。」花蝴蝶道：「這容易得很，今天那姓王的來說，我丈夫亞密當奉旨出京，我把你救出之後，你能否跟我一起趕上亞密當，然後回到清宮去？」莫人俊一想：「她是亞密當的渾家，我隨她趕上亞密當，一同幹下功勞，總比獨個兒回去見皇上的好。」立刻一口答應。花蝴蝶爲什麼要救出莫人俊，一來自己不識路，二來怕亞密當誤會她背叛出走，所以讓莫人俊在亞密當面前作個見証，三來知道雲裳是個女子，恐她把亞密當搶了去。花蝴蝶見莫人俊應允了，立刻搜到朱鏡蓉身上的鎖鑰，打開石房子的鐵門，又給莫人俊弄開脚鎖，二人在別莊裡檢些行裝，一同離開九龍山，追趕亞密當去了。

等到第二天呂四娘等一起歸來，救醒朱蓉鏡，才知道出了事。幸而這次把冒蓮救出，又遇到白泰官，總算不虛此行。原來白泰官自和三音神尼作別之後，打算到京訪呂四娘，誰想路上生了一場病，誤了行程，近日才來到京畿，暗訪舊日武林朋友，知道發生了這許多事。當下大家在莊裡休息一天，想起黃面客宗流沒有關在清宮裡地下囚室，定給雍正押到別處去了，這次亞密當奉旨出京，可能是雍正佈的假局，把宗流秘密帶出京畿。

大家商量一番，記起沙哈洛臨走前把營救宗流的責任相託，如今花蝴蝶又在這時候逃走，猜她是

往找亞密當。呂四娘見冒蓮還要休息，便請白泰官、王崇明、雲霄等三人先行，她和朱蓉鏡冒蓮遲幾天再登程，分兩批追上亞密當押解的車輛，約定每站留下暗記會合。白泰官王崇明等三人即日扮了販運商人，兼程上道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清宮劍客領班亞密當，此次奉旨把青藏派柔門老俠士宗流秘密解送華山幽禁，他和崆峒女劍客雲裳護着一批庫銀，後隨鐵囚車，轔轔出京；跟隨的有二十名清宮裡的一流紅巾武士，乘着駿馬，盔甲鮮明。囚車裡的不是黃面客宗流，而是給雍正充軍的國舅隆科多。黃面客宗流被禁閉在大鐵箱中，和其他的餉銀放在一起，鐵箱底開了小孔，透進空氣，三餐飲食，也是用導管放進，讓宗流吸進口裡，眞是有苦難言。還幸宗流從小跟鐵隱禪師練就稀有武功，年雖七十，還是身體健碩，比壯年人更吃得苦。

亞密當負了偌大的任務，離開直隸不久，便對雲裳道：「賢弟，我兩人這番受了皇上心腹之寄，定要把黃面客解到華山，設若中途有失，那時我們便無面目返京了。」雲裳答道：「哥哥武功絕世，又有小弟跟隨，就算有什麼黑道人物要中途劫奪，憑我二人的一手好劍法，總不會吃上眼前之虧吧。」亞密當道：「愚兄不是這樣想呢，這一批餉銀數目鉅大，難免惹起綠林人的覬覦，況且內裡有個重犯宗流，如果稍露風聲，定有不少武林高手前來劫奪，俗語說得好：百密一疏，我二人縱有本事，也要路上小心才是。」雲裳道：「哥哥言之有理，不過，我們要怎樣應付，才是萬全之策呢？」亞密當道：「愚兄自進宮以來，關內許多武林人，對我都未認識，因此我打算和賢弟分路趲程，這是金蟬脫殼之計，也可一探道上武林人的舉動。」雲裳有點不解，問道：「照哥哥所說，豈不分散了我

二人的力量嗎？」亞密當道：「賢弟且聽愚兄道來，便明白我不是拿賢弟去作擋箭牌。細想我二人走在一起，前路虛實，都茫然不知，若果我扮作江湖俠士的身份，匹馬先行，沿途留意有沒有黑道人物出現，每到一站頭，把訊息留在驛站遞交賢弟，遇到前路有危險時，賢弟可見機行事，故佈疑陣，使賊人無法入手，兵家所謂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，這樣便萬無一失了。」雲裳不禁喜道：「哥哥果然擺佈得妙，你身上又有皇上的親筆硃諭，驛站官員誰個不聽你的指揮呢？」亞密當道：「我們明日入到河南邊境，便要依計行事，賢弟沿途留意我的消息，臨事不必驚惶，以你這一手本領，許多江湖外道也不是你的敵手。」雲裳連聲應諾。那二十名紅巾武士，也是雍正挑選出來的親信近衛，有幾名練過血滴子本領的。亞密當叮囑一番，第二天便匹馬先行，讓雲裳率領車騎在後。

六河溝的叢山官道上，這裡正是太行山麓，鈴鐺响處，一匹棗騮大馬飛馳而來，馬上的人是個英雄漢子：全身武士打扮，肩上一襲風披，長劍掛腰，帶着暗器囊，脚下短筒快靴，看他行頭，不是豪林之雄，也是個有名鏢客。這個就是淸宮劍客亞密當，他和雲裳分別先行，已有幾天，每逢經過驛站，便留下消息。這些驛站官員，早已派出快馬通知前頭各站接應，有時亞密當無須趕到驛站，路上自有雍正派駐各地的便裝巡檢拿出憑記來，替他暗傳信息。

一路無事，過了黑石關，山路更險，這一帶正是莽龍蛇出沒的地區，東面太行山區，南接伏牛山脈，鄰近嵩山少室，北阻邙山，前面又臨崤山函谷之險。

匹馬風馳間，前面汪汪一响，一枝箭矢直射半空，跟着得得馬蹄聲，兩騎人馬衝開塵頭，在前路出現。馬上的人一黑一白，那黑的是個張飛型的大漢，雙目火赤，背着腰刀，兇狠得像要隨時殺人的

樣子；那白臉的年紀也在四十開外，外表是關中豪俠的裝束，面上帶點英風，可是眸子閃爍，耳後見腮。他們遠遠勒着馬，放眼端詳着亞密當。

黑漢子掣起朴刀，喝出一聲：「來的是合字兒還是瓢兒鷹爪子，快些亮亮招子來！若是過路朋友，你爺可賣個交情。」旁邊那白面漢子拿手肘把他一撞道：「老大，看來是合字線上朋友，不要開口就是鷹爪子，這位仁兄怕也是回帖的吧。」亞密當對關內綠林唇典，懂得一些，已知道他們的來意。當下在鞍上一拱，唱偌道：「兩位英雄有禮！在下穿州過鎮，不是毒龍不出山，要盤問俺的海底，此地龍頭便是在下的朋友。」說了一揮馬鞭，叫出：「兩位讓路！」放馬奔前。那黑大漢還想發作，掄刀欲動，白面的人拉着他的馬口轡，一同閃過路旁，答一聲：「大哥是自已人，見了龍頭時，說我柳暹問候了。」亞密當已暗中準備，倘二人動手，打算給他們一點苦頭。匹馬一衝而過，應道：「兩位後會！」胯下棗騮兒洒開大步，瞬已不見。那黑漢子還在喃喃地道：「瞧他那口好劍子，你爺心裡恨的癢癢地呢，饒他恁的。」白面的答道：「老大勿得一般魯莽，這番玉狐狸發了帖子，你想不是坐圈來的，那有這樣出色的朋友。」他忽然「呀」的叫出一聲，原來黑漢子乘的一匹黑纍馬，馬尾齊整地截去了，尋到十餘丈外，才看到馬尾像一束禾草般丟在路上，兩個綠林漢子不禁捏了一把汗。

亞密當走了半天，已屆黃昏，前面飛鴉驚起半空，知道林子下有人。恃着藝高人胆大，一催馬鞭，林下人影一幌，閃出一個癆病鬼，穿着一襲大布衲，黃黃的臉，骨瘦如柴，可是雙目明朗，神氣內藏。亞密當知道來的又是深山大澤的龍蛇，不是等閒之輩。那癆病鬼看他將近，突然兩袖一拂，作

揖道：「好漢能否默我一程？」一股掌風把馬兒擋的幾乎倒下，幸而這匹是大內駿馬，立刻騰身躍起，四足離地，連跳幾步才能站穩。亞密當冷不防那瘆病鬼施這一手，便道：「朋友不要開玩笑，閣下若是回帖的，讓俺趲程好了。」他記起剛才兩個漢子說過的話，「回帖」是應當地綠林的邀請到來見面的暗語。瘆病鬼聽了他這句話，果然站過一旁，說道：「魚目混珠，龍蛇難辨，你沒道出海底，難怪老漢相試，兄弟會的龍頭是誰？」亞密當不禁發楞，暗想自己是頂包兒混充線上朋友，誰知道此地龍頭的名字。口裡嚅嚅道：「閣下要盤俺的海底，請先亮出招兒來。」瘆病鬼不禁怒道：「我這『鬼見愁』誰個不曉，你準是冒充行脚，老夫要的是寶劍衷驑，識相的都留下來，休待老夫動手！」

亞密當知道來者不善，看瘆病鬼斜着一雙目光瞧到自己身上，像已看出了他的破綻，但想：「我不能露出十足本領，讓他猜出我是滿宮亞密當。」便道：「原來你是鬼見愁前輩，你今天雖不認得小可，他日山長水遠，總有相逢，如今動起手來，誰個倒了，都會留下一段過節，你有本領的，只要十個來回，摔俺一交，俺便把駿馬佩劍雙手奉呈，大丈夫一言爲定，若是十個來回摔俺不倒，快讓開路來，不要阻俺的行程！」亞密當故意說出關西口音，讓瘆病鬼猜他是西路綠林好漢。

這個西北劇盜「鬼見愁」章回子，是青藏派練柔功的黑道人物，他是新疆回回族，一生練就「沾衣百跌」功夫，多年以來，在西北一帶地區獨行獨幹，動手就要殺人。他除了一套「鐵板袖」的本領，最厲害的是「鐵爪功」，五指可以插壁穿牆，從來手段毒辣，殺人如麻，對付敵人，每每用鐵指握殺，頸骨破碎，指痕深印，看了便知道是章回子幹的，黑道人都稱他作「鬼見愁」。

章回子聽了亞密當所說，正中心懷，暗想：「你這關西老表撞在我的手裡，活該是我章回子的運

氣，看他身上的一口寶劍，怕是有些來歷的，若答應把劍子留下，看在玉狐狸的面上，還可饒他一死。」一面淫着雙眼答道：「你也忒爽直，但要曉到老漢的性子，勿要食言！」亞密當已躍下馬鞍，拍一下馬兒的頸道：「乖乖走開去吧！不要看着我倒在別人的手裡。」那衷驑似識性似的，的得的得跑到前面去了。

亞密當道：「來吧！我站着給你摔便了。」章回子看他一眼，道：「瞧我的！」右掌一張，箭步上前，一記柔門「單推掌」打出，先試對方一下。掌風掃出，亞密當身子隨風轉動，側身一阻，他的身軀像斷了繩索的紙鳶一般，飄飄盪盪，給送到數丈以外，可是不倒。章回子心裡奇怪，暗想他既然抵不住我的掌風，怎麼沒有倒栽？立刻雙掌一分，縱上前道：「你站穩啊！」一勢盤絲手繞動，突施出旋風掌，一股風匝地捲起，地上枯枝碎石都給風力吸成一根圓柱般飛起，那股風直轉到亞密當身上。只見他給風力捲的連連打着直滾，足尖兒點地，身子筆挺地旋轉着，一忽兒已站到章回子面前，始終沒倒下。

章回子有點氣，暗想：「這厮有點能耐，讓老子給他吃點苦頭兒。」立心用鐵板袖把亞密當摔跌。他穿的一襲大布衣，袖子濶大，當下身形一矮，鵬鳥張翼，袖子張開，柔中帶勁，觸體堅如鐵板。他縱到亞密當身旁，舉袖一掃，眼前人影一晃，衣袖掃了個空。章回子已按不住心頭之火。把沾衣百跌外功接續打出，虎虎生風，林木搖動，瑟瑟作响。他就像一頭墮地的蒼鷹，衣袖翻騰，只要給他的袖子觸着，誰也要直仆開十丈之外。亞密當像輕烟一般，游離飄轉，就在章回子面前起落，恰似「春蛾撲蝶」，總沒法沾到他的身上。

瞬已八九個照面，也就是八九個來回，章回子面如火熱，亞密當却嘻嘻地笑着。章回子一歛雙袖，定眼一瞧亞密當，喝道：「你這厮是誰！」亞密當隨便應道：「俺不就是俺，你問什麼？」章回子按住怒氣，問道：「你和玉狐狸是什麼交道？快些說來！」亞密當一想：「玉狐狸定是此地的龍頭，看來是個女盜魁，我何不就隨他口風答話。」便道：「你沒到過關西吧，難怪認不得俺的名字，你還是問她好了。」章回子好生納罕，這時賴也不是，嚇也不是，一時計上心頭，說道：「老表，還有一個回合，你還得讓老夫捧一手！」亞密當笑道：「來呀！」他一步縱開，站着不動。

這個心腸狠毒的癆病鬼，他看中了亞密當身上那一口黃龍寶劍，暗想：「無毒不丈夫，關西老表怨不得老子。」即時歛氣輕身，五指一張，暗勁聚到掌上，已把鐵爪功施出。

亞密當瞥見鬼見愁雙眼冒火，知動殺機，也小心防備。原來章回子已放出輕功本領，打算拿鐵爪飛撲，他一擺身形，連隨拔起，一勢蒼鷹下攫的姿勢，閃電般向亞密當衝去。青藏派都擅使八步趕蟬輕功，章回子的本領雖未够黃面客的快，但已比一般武林人使的「燕子追雲縱」來得速，颼的一股衣帶風劃空而過，眼看自已凌空先起，亞密當在下，若要縱起時，正好撞到自已手上。

說時遲，章回子凌空撲下的一霎，亞密當不閃不避，他的手掌像鷹爪般張開鐵指，看準咽喉抓去。一攫便着，只是抓落有點異樣，眼前人影一幌，亞密當似是氣球升空，一瞬已起在半空，腰子一彎，一個跟斗落下，捷如流星，恰落到棗騮兒的旁邊，飛身上馬，喊出一聲：「鬼見愁，你的功夫俺領教了，後會有期！」一陣塵頭，已向前奔去。

章回子一看手裡抓着的，却是一個皮護手，這東西是劍客用來護臂的皮套子，不禁又氣又驚，可

是猜不中這老表是什麼人，這且按下慢表。

亞密當拋開章回子，趕了一程，已屆黃昏日落的時候，看看前路炊烟升起，以為那裡是個驛站，他一揮馬鞭向前奔去。路旁蓬草一聲口哨，簌簌的躍出一人，全身黑服，像個剪徑的強人打扮，手裡一張朴刀，喝聲：「留下買路錢來！」亞密當初時有點驚愕，一聽當堂暗笑，原來這是沿路接應他的便衣巡檢，是清宮派到各地的耳目，叫出「留下買路錢來」，不過是口號之一。亞密當暗把金符掏出，只一露，答道：「金子沒有在身，好漢拿去買酒吃吧！」衣袋裡掏出兩枚大錢拋在地上。

那黑衣漢子四看路上沒人，把錢拾起，細聲道：「大人，前面小鎮是綠林人來往的地方，官兵勢力不到，大人小心！」亞密當應道：「知道了。」那人又把衣袖覆起，裡底露出線綉的黃龍表記，還有號數刺上，問亞密當有何命令。亞密當道：「我忽忙沒寫好書函，你趕回後面雙樹鎮，通知餉銀車輛不要開來，候我的消息再定奪。」說畢縱轡前行。

日落西山，他來到一處山裡小鎮，舖戶幾十家，停了好些篷車騾馬。店前不少閒漢站着，見亞密當是陌生人，便有幾個破衣服的漢子上前替他拉着馬，爭着道：「老爺，這裡有上好的客房，讓小的引老爺入店。」亞密當由他們牽馬到一處客寓前，下了馬，店小二忙出來接過馬韁，問亞密當還有沒有隨人。亞密當搖首，取下包袱，跟小二入店。那幾個襤褸漢子站在門外連呼賞賜。亞密當把幾枚銅錢丟出門外，那些漢子一窩蜂的在地上爭奪去了。

掌櫃的展開笑臉到上房來問亞密當貴姓？亞密當作態道：「你不睜開狗眼，俺有銀子給你算了，想來盤俺的海底？須知老爺的性子不好惹。」掏出一錠碎銀拋在桌上。那掌櫃的打躬作揖出室去了。

亞密當要了酒肉大嚼，故意掩了半扇門。甬道外不時有人來往，放眼望進來，亞密當砰的把門閉上。

夜候，鎮裡還是燈火未熄，忽然傳來一陣人聲，路上足音雜沓。亞密當推窗下望，一個漢子奔到店前呼道：「荆老闆來了，還不出去迎接！」掌櫃的慌忙走出門外，已見一簇人馬行來，前面一匹白馬，馬上一個女子，明璫寶劍，密髮虛鬟，年紀已過三十，膚若凝脂，脚踏小皂靴，英風颯颯，面上却帶多少邪氣。後隨五六騎，都是相貌兇惡的漢子，一齊下馬。街上許多閒漢都已匿跡，店主上前躬身道：「寨主難得光臨，小的已準備好了房子。」

亞密當閃身回到房裡，聽到一陣脚步聲走上樓來，有人在甬道上走了一遍，微微聽到一個漢子問道：「隔鄰是那個住着？」掌櫃的吶吶應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一位外來客官。」漢子罵了一句「王八羔子！你不可以把他攆到樓下去嗎？」掌櫃的只說得是是兩字。立刻有一陣銀鈴般的聲音問道：「是不是乘棗騮兒馬的人？」掌櫃忙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女子低聲不知在說些什麼，亞密當已聽不到。

過了片刻，房門忽然砰的推開，燈光照射，一個姿容美麗的女子出現門前，披巾已卸，短衣窄袖，雙目光芒，佩劍輝映，把亞密當一時吸攝着。這是玉狐貍初會亞密當，且待下回接續。正是：

三生石上　早種前因

第十三回：會羣雄亞密當出京

玉狐貍情深感勇士　皂夷子游戲弄佳人

那站在門前的女子，正是剛才進店的女盜魁，鬢畔插着一根羽毛，正在微微顫動；她的一雙剪水雙瞳，射出來的光芒似有無限的魅力；隨着她還有五六個綠林豪客，一股慓悍之氣，從他們的面上露出，都是適才跟隨女盜魁一起來到鎮上的亡命客。

亞密當微覺一楞，却沒半點驚惶的神態，好像早已知道會有這麼的一回事似的。他披劍屹立，英風糾糾，絕不爲動，眼光和女盜魁接上，神采四溢，燈光射在他的劍鞘上，燦燦生光，室裡頓時沉寂起來。

亞密當心想：「難道她就是什麼玉狐貍？剛才店主人稱她作荆老闆，就算不是此地的大龍頭，也是綠林黑道裡坐第一把椅子的人物了。」那時站在女盜魁身旁的一個高大漢子，紅着一對銅鈴般的眼，轟的一聲喝道：「呔！看什麼！你是活的不耐煩！」一手按着腰刀，想擠身出來。女盜魁把叉着纖腰的手輕輕向後一擺，說道：「你們弗要動！讓我來問他。」

她把眼光再度瞧向亞密當，問道：「這位朋友，今天走過蠍子嶺，說來會此地大龍頭的，是不是你？」亞密當暗裡一驚，想這女人好厲害，她一句話把我盤倒了。忙應道：「正是在下，娘子可是玉狐貍荆老闆？」說才出口，女子身旁又一個漢子喝道：「呸！你這厮忒大膽，敢在寨主跟前喊出渾號

來！」女盜魁微微把頭一搖，道：「頭領且饒他，看是什麼來頭再說。」

她走進室來，幾個豪客也一起湧進，擋着室門。女盜魁柔聲道：「我就是玉狐狸荆釵，你是否要來找我？誰個派你到來？好漢請亮出招兒，讓我的朋友聽聽。」亞密當適才看見女盜魁進店，肚裡早已安排好一套話。立刻作禮道：「原來眞的是荆寨主，在下剛才也猜到了，正想拜見。在下是關西田六郎，這番山西綠林朋友收到帖子，派俺前來拜會，俺一向流浪關外，識相不識相，全靠罩子亮；黃河兩岸朋友交結得淺，鼓不打不响，話不說不明，朋友是交出來的，强龍不壓地頭龍，俺是初履貴境，無事不惹，有事不怕，假門不假路，全仗寨主和各位兄台的愛護。」說了又是一拱手。他這一套江湖口語，說得十分漂亮，却把自己的身份來歷，約畧帶過便算，可是這番隨玉狐狸到來的都是綠林裡刁鑽的漢子，他們要盤查海底，見亞密當把門面話來回答，那肯就此相饒。

當下一個頭裹紅巾、左頰一大塊疤痕的漢子，閃身上前對玉狐狸道：「寨主不要信他鬼話，這厮不是官裡驢兒鷹爪子，也是江湖跑腿，要是到此間回帖，總得有個靠山，偌大的山西地面，誰聽過什麼田六田七！鬼見愁不是對寨主說過：這厮來歷不明，九成是個奸細。他來到這個碼頭賣相，端的是好胆子，寨主還是把他先抓起來，盤清包袱再說。」亞密當暗地吃驚，原來那自稱「鬼見愁」的癆病鬼已見着玉狐狸的面，怪不得她知道今天的事。

玉狐狸仍是一般淡定，她由得那面上疤痕的漢子一口氣說罷，才道：「你這斑面虎就是這樣多疑，人家到來拜轅門，剛才已經亮相，鷹爪子會是這樣行藏嗎？你看看人家的行頭，門面有得過你瞧，不要故意作難吧。」你道玉狐狸眞的是這樣好性子嗎？她是個手段毒辣、殺人不眨眼的女魔星，

當她未進來的時候，已吩咐過同來的頭領伺機動手，把亞密當抓起來。誰料前生孽債，一見亞密當便給他的丰姿吸着，神魂兒飄飄。她半生過着綠林生活，所見的都是黑道人物，幾曾見過一個像亞密當這樣出色的人兒，只看他身長玉立，雄姿英發，已使她暗暗讚賞，何况穿的掛的也一樣出色，寶劍生光，服色當行，芳心不禁卜卜地跳動。

玉狐狸已忘記了亞密當是個陌生人，只覺他無一不可愛，這時輕移蓮步，走近亞密當跟前道：「田英雄不要見怪，我的朋友都是粗豪不懂禮法，苟有出言開罪，幸勿和他們一般的見識。」亞密當還沒答，已激怒了那面上疤痕的漢子。這個混號斑面虎的陸英，也是河南境裡有名的劇盜，他愛上了玉狐狸，不時借故親近，事事奉承，却得不到玉狐狸的青眼。他的性子烈如火，雙目一紅便要殺人。這時像已看出了玉狐狸的心事，恨玉狐狸當衆奚落他，心裡又怒又妒。罵道：「王八羔子！咱就是不懂禮，看你這厮有多大的本領！」一個箭步撲上，呼的一掌飛出，想把亞密當直仆出窗外去。

眨眼間，陸英叫出一聲，全身拋起，在幾個綠林漢子頭上飛過，摔到門外去了，甬道上的板壁當堂裂開一幅，陸英跌個發昏，一時站不起。玉狐狸已看到亞密當出手快得驚人，只覺他肩頭一動，斑面虎便給摔起，也暗暗吃驚。亞密當微慍道：「兄弟遠道到來，借水行舟，結義不結寃，剛才這位朋友沒給俺幾分薄面，難怪俺動手，你們要不講理，俺明天離開這裡便了。」這時站在一旁的幾個漢子已一起動火，正想拔刀上前。亞密當目射神光，手撫劍把。玉狐狸嬌聲一喝道：「誰個敢動，老娘手裡沒認得誰！」她的粉頰一時火赤，目光一霎，凛若冰霜，和適才的柔媚判若兩人。幾個綠林豪客果然給她的威風懾着，站着不敢動。玉狐狸帶着命令的口吻道：「你們受了章回子老鬼的擫掇，難道老

娘沒個分寸，快把老陸扶到隔壁去吧！」

幾個梟雄狠狠地瞅了亞密當一眼，像是說：「一會兒有得過你瞧！」跟着退到室外去了。玉狐狸一腳把門踢上，吁了一口氣，改容對亞密當道：「他們就是這樣暴戾的東西，田英雄不要怪！」亞密當猜不着她的心理，見她一時對自己這樣好感，好生奇詫，也就改容答道：「寨主迴護，在下心裡感激。」退身一旁，讓玉狐狸坐下。

玉狐狸把佩劍一提，放在膝上，把眼向室裡畧一打量，問道：「田英雄尊師是誰？山西太極王的後人，那個當了青龍會掌印的，和仁兄可有交情？」亞密當內心微恐，怕她是王崇明的一路。但想青龍會裡面多是反抗清室的豪傑，和綠林黑道雖有交情，未必一鼻子通氣。便冷冷的答道：「寨主說的可是王崇明那廝？他家老大當年入宮幹過鷹爪頭兒，誰要和他們打上交道？在下這幾年來很少回到山西去，只隨着家師在關外走動。」玉狐狸追問道：「那麼尊師定是一位……」亞密當沒等她說下去，便道：「他老人家的名字，想寨主也會知道，就是天池怪客王雲龍。」

亞密當怎會把天池怪客認作了師傅？原來多年前他和那亞兒初次比劍，那亞兒敗逃，那時天池怪客王雲龍和「鐵馬神功」史雲程偶然把那亞兒救走。後來亞密當探悉這兩個隱名老俠的來歷，想會他們一趟，可惜不久二人先後去世。天池怪客平日行動，神出鬼沒，很少人知道他的底細，亞密當因此對玉狐狸撒了個謊。玉狐狸荊釵聽了，想起今天路上遇到鬼見愁章回子，說這個陌生人輕功非凡，身上佩的又是一口稀有的寶劍，除了清宮劍客之外，猜不到綠林裡有這樣的一個人，叫她提防奸細混進。如今見亞密當坦然說出來歷，一方又給他的儀容吸引着了，不知不覺相信了八分。

玉狐狸又道：「田英雄看過我散出的帖子嗎？你一路前來，可遇到那一宗買賣？」亞密當福至心靈，暗想除了這次的一批餉銀外，還有什麼稱得上大宗的買賣？且試她一下。於是應道：「寨主眞是消息靈通，那批行貨來到河南境內多日了，只是走的很慢，聽說押車的有幾名清宮武士，小可獨個兒不敢下手，因此一路趕來。」玉狐狸給亞密當讚了一句，當堂泛了梨渦，得意地道：「田英雄怕他們怎的，這批行貨踏進河南境裡，我便派人釘梢了，押車的是個年青伙子，外間傳說什麼清宮高手遼東劍客親來，都是假幌子，無非想我們綠林人聽到，不敢落手。」亞密當暗暗欣慰，幸而自己早有安排，否則丟了銀両還算事小，若給刼走黃面客，那時担子不輕。

他想到了將計就計，和玉狐狸拉上交情，借她的名兒和一班黑道人物混上，隨機應變。等到餉銀重囚離開河南境地，走一程便可抵達華山，那時這担子也就輕了。

兩人又說了一番江湖裡的話，玉狐狸不時把眼瞧向亞密當，眞是越看越愛，她弄着膝上的劍，問道：「田英雄單身遠去，不就愁家裡盼望嗎？」亞密當曉到她的用意，忙答道：「我們江湖中人四海爲家，沒有家小的牽掛，才能一劍隨身，到處萍踪呢。」玉狐狸微笑道：「田英雄長的還年輕，看來我的歲數會比你長。」亞密當道：「寨主稱在下六郎好了，今年已虛度三十五。」玉狐狸媚眼流波，道：「我還要稱你作哥哥呢，我們江湖人煞風吃雨，容貌易老，六郎雖然長我兩歲，却似是我的弟弟。」亞密當也笑道：「寨主不要拿我開玩笑了，適才你進到鎮上來，我還以爲誰家的千金小姐，路上請了保鏢護送呢。」說的玉狐狸笑得肚子也刺了，頭上羽毛和耳下明璫搖搖震動，心裡甜蜜蜜地。含嗔道：「我不愛聽，你拿我開心是眞，非懲戒不可！」亞密當看她沒半點怒容，忽地站起來作禮

道：「小的冒犯娘子，饒恕則個！」玉狐狸起來，帶命令的道：「從這時起，罰你不得再稱我作寨主，要叫我作判娘！」亞密當又一揖道：「小的從命！」

玉狐狸一手握着亞密當的臂，含情道：「我二人江湖浪跡，驀地相逢，今宵一夕話，交了個好朋友，今天夜了，六郎好好地睡覺，這裡誰也不敢動你分毫的，明天我有事相找。」亞密當也握着玉臂，輕輕一捏道：「判娘愛護之情，使在下感激，只要用得着我，定必効命裙下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玉狐狸一笑出室。亞密當掩上了門，睡在床上閉目沉思，也覺得這一個紅粉煞星，儀容絕代，和花蝴蝶又自不同，悍鷙中帶着無限情意，也不覺神意飄蕩，一會便睡着了。

一宿無話，第二朝亞密當起來，那掌柜的滿臉笑容進入，問過昨宵可睡的好，奉承一番。小厮端上一席豐盛的早餐進來，亞密當知道是玉狐狸交帶的，也就飽吃一頓。

門聲响處，玉狐狸倏的走進室來，亞密當已穿好了衣服，一看她今天的打扮已是不同，身上穿的是回族姑娘的衣服，短裙長靴，窄袖襯衣，套上一件開胸背心，頭上戴了天鵝絨圓帽子，斜覆鬢上，還插着一根羽毛，腰間佩劍，打扮得清新絕俗，飄逸出塵。見了亞密當含笑道：「六郎起的早，外面已備好馬匹，我們一起登程，路上我有話對你說。」亞密當腹裡狐疑，問道：「判娘有什麼要事，這裡不可以說嗎？」玉狐狸道：「我們一起到山裡去，那幾個混帳東西今天一早走了，他們不聽我的命令，遲早要把他們幹掉的。」她說來像毫不介意地，似乎殺幾個綠林頭領就像劏鷄一般。亞密當又問道：「那幾位頭領不是隨你來的嗎？爲什麼他們拋開你便走？」玉狐狸道：「有他們在處，反爲累贅，今晨我的手下到來，說那隊官車停在新安沒再進發，可能探到我們在這裡等候，陸英那廝便說你

儘是個奸細，暗地通風，官車才會戒備，因此唆擺着別個頭領也一起走了。」

亞密當暗喜，却道：「判娘，由他們走吧，有我在你身旁，難道幹不得。」玉狐狸道：「六郎未曉到這裡綠林的內幕，這漢中地面，魚龍混雜，今番發起刼官餉的，是我和紅花會舵主柳遲，定了明天在峽石關三官廟聚會，後來章回子這老鬼加進來，各路頭領一共是十幾位，我今天要先會見幾個人，免給章回子和陸英在處搗鬼。」亞密當這才放心，答道：「俺的包袱不怕盤查，只怕累了你，於心不安。」玉狐狸道：「勿在處使娘兒氣了，我們走吧！」

原來這番同玉狐狸到來的，除了斑面虎陸英之外，還有幾個陝豫邊境的盜魁，他們原是玉狐狸的一幫，平日要聽她的命令。昨天亞密當在路上遇到一黑一白的綠林漢子，是河南紅花會舵主柳遲和黑風寨頭領「活閻王」毛七，這番到來會面商量截刼官餉；二人看見亞密當本領高强，以爲他眞的是來會見玉狐狸的，不敢招惹。後來亞密當又擄上「鬼見愁」章回子，這個刁鑽古怪的江湖大盜，疑心他是官裡鷹爪，立刻通知玉狐狸連夜追踪，想把亞密當抓來拷問，怎知玉狐狸見了亞密當，便迷惑着，陸英幾人看不過眼，大淸早便不辭而別，往找章回子訴苦去了。

且說亞密當和玉狐狸離開小鎮，兩騎如飛，向峽谷奔去。只見羣峰連接，峭壁插天，中間一道溪流，水流湍急。亞密當道：「判娘，這處地形好險，未知叫什麼名字？」玉狐狸應道：「這處叫雁愁澗，雁兒飛到這裡，往往給山峰撞落，出了這處峽谷，前面便是三官廟。」

亞密當乘的是棗騮大馬，走在前頭，冷不防背後嘶風聲响，急的勒馬一縱，一道光影從旁掠過，馬蹄已經斷了吊縛，幾乎翻下馬鞍。他將身一伏，回頭看去，玉狐狸正在後趕來，喊道：「快些下馬

來！」亞密當不禁一驚，忙道：「荆娘，是你把我的馬鐙打落？」玉狐狸面色凛然，縱馬到來，指着亞密當道：「你好大胆，誰教你到來作奸細！」亞密當下馬道：「原來你是疑心我的，你要我怎樣？」玉狐狸道：「今天一早，我便查出你的行踪，你走的全是官道，如果你是綠林人，怎敢在關卡之地投宿？」亞密當道：「我這樣行藏，自有用意，你既疑心，我們就此分手好了。」

玉狐狸微嗔道：「你說得好容易，江湖規矩，難道你懂不得，你勝得老娘手裡的劍時，才有話說！」她已颼的把劍掣在手裡，說道：「六郎，你來接我十個回合。」亞密當見她喜怒無常，實在猜不到她的用意。只得應道：「你要在下比劍，不得不奉陪，我若是個奸細時，定會倒在你的劍下。」立刻把黃龍劍拉出，寒光直射，映着日影，燦燦奪目，玉狐狸看的呆了，她那柄雖是精鋼打造的利劍，已是相形見絀。當下身形一矮，擰身發劍。亞密當注視她的劍數是那一家，只見她裙脚張開，劍隨身轉，光影斜盪，一記「游仙駕鶴」，瞬已點到面門。亞密當忙把黃龍劍貼上一擋，只用了七分氣力，雙劍刷的分開。玉狐狸玉臂一沉，匝地一劍掃到，劍風掠過，草根飛起。亞密當覺得這一劍比剛才來得勁，雙足一點，竄起數尺，一勢「夜叉探海」，劍鋒下戳，貼着撩開，玉狐狸已隨劍削上，嘶的刮出金屬聲响。亞密當身輕如燕，足未落下，腰子一挺再度踊起，玉狐狸戳了個空，眼前人影一幌，亞密當已縱身溪流亂石之上。

玉狐狸看見他的輕功本領，暗暗驚奇，又見他那口寶劍颯颯生風，奔騰起落，心想：「看他來頭，也許眞的是天池怪客的門下，否則那會有這樣好身手。」她不甘示弱，纖腰欵擺，飛身來到澗上，一看這裡都是亂石，忙把梅花樁步展開，揑着劍訣，一記「銀河偸渡」，弧光亮出，劍走中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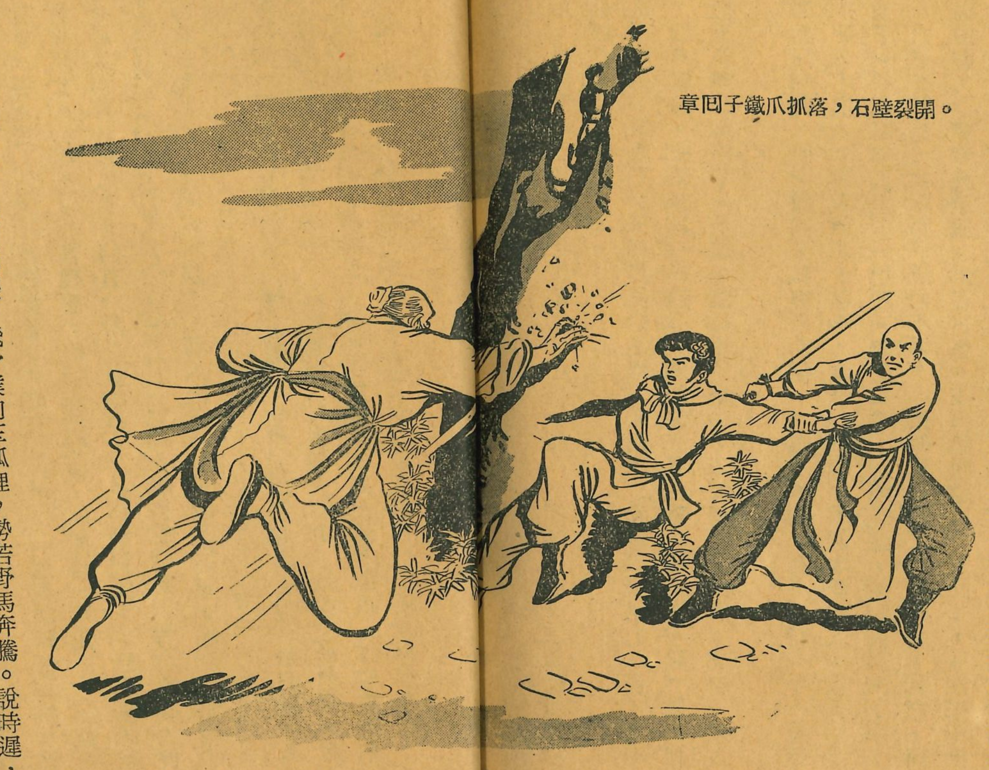
亞密當一看她的劍彎着點過來，勁風直射，忙的低身接劍：「圯橋進履」，橫劍一擋，玉狐狸步法精奇，劍法一變，游絲繞空，把亞密當裹在劍影之下。

亞密當提劍封門，一連煞過幾招，還看不出玉狐狸使的是那一派劍法。看看已接過七八合，又不忍施出辣手，連隨一劍撤出，抽身縱起。玉狐狸風一般趕上，劍鋒像流星扎落，亞密當一記「鳳鳥回巢」，向後一揮，鐺啷一响把玉狐狸的劍掃落。他這一劍已用了全力，玉狐狸手腕痠痲，虎口一震，那還把劍握得牢。

亞密當輕身落下，在澗裡抓回利劍，躬身遞到玉狐狸面前道：「娘子承讓，在下一時失手，還望見饒！」玉狐狸定眼望着他，許久才道：「我在西北十數年，未逢一個像你那樣本領的人，我信你是天池怪客的弟子，適才相試便了。」亞密當正揑了一把汗。忽然山峰上一陣風聲，兩條人影飛下來，疾如鷹子撲落，有人沉聲道：「娘子饒他，我章回子饒他不得！」這個飛身落下的人正是鬼見愁，同來的一個黃面道士，綰着純陽道髻，身穿黃綾道服，形容古怪。玉狐狸叱道：「章回子，你敢來干預老娘的事！」鬼見愁答道：「玉狐狸，你休給這厮的手段迷惑了，你可問一下無常道長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什麼人。」亞密當看清楚那道士的相貌，眼角下垂，活像個地方神，得人駭怕，知道這個又是三山五嶽的黑道中人，不禁怒道：「俺田六郎和你有什麼樑子，要來中傷加害！」那道士裂口作笑，露出他的黃牙，陰惻惻地道：「你手裡的一口黃龍劍，是西遼河畔耶律廟裡的東西，你當日恃強奪去，莫非你就是……」還沒說罷，眼前光影一閃，黃面老道跟着哎唷一聲，翻身便倒，咽喉血如泉湧，已中了玉狐狸的暗器喪命。

鬼見愁當堂暴怒道：「你這野婆娘！居然拿毒釘鏢把我的朋友暗算，今天我要和你拚了！」呼的一股掌風掃出。玉狐貍手裡又是一揚，嗤嗤幾枚毒釘鏢穿空直射，章回子左袖斜揮，喝聲「去！」那幾枚小鏢就像黃蜂一般，隨風轉向，一彎打到亞密當身前，好在亞密當眼看秋毫，連忙向側一閃，躲開暗器。看玉狐貍時，正把劍向前一封，「雲門送客」，章回子半途撤掌，倏的變作擒拿手，沉臂攫奪，玉狐貍疾退半步，一記「水簾下瀉」護着下門。章回子口裡發出梟鳴，聲震山谷，一個跟斗縱起，雙袖展開，把全身內勁滲出，刮的沙石飛揚，凌空下撲。玉狐貍知道他要拿幾十年苦練的「沾衣百跌」絕技來鬥自己，連忙把劍一緊，撒開一團劍影裹着全身。章回子一雙衣袖左右捲掃，風勢呼呼。亞密當看看玉狐貍的身影給衣袖風掃的足步輕浮，可是劍法未亂。心想：「兩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我還是先把章回子除掉。」

章回子鬥的性起，布



章回子鐵爪抓落，石壁裂開。

衣飄捲，玉狐貍的劍給觸的刷刷震開，章回子突來一勢「鵬翼垂天」向下一捲，衣袂迎風散開，玉狐貍急的竄起，躲開衣袂，冷不防劍鋒已給衣袖搭上，章回子一記「葉底偸花」，五指一張，已把玉狐狸的劍奪去，他磔格地笑了兩聲，看見玉狐狸抽身後縱，向石崖那邊奔避。他把劍丟到半空，鐵爪伸張，飛身撲向玉狐狸，勢若野馬奔騰。說時遲，只見崖前人影從空疾落，把玉狐狸一拉，章回子的鐵爪當堂插進石壁，陷進半寸，石塊裂去一幅，亞密當寶劍如風，跟着剁下，章回子縮手不及，劍光過處，叫出一聲，已給剁去三個指頭，還能擰身出勢，衣袖斜揮，擋開一劍，他就在電光火石的一忽兒，全身縱起，亞密當的劍觸到衣袖，像戳到鐵板一般，待要追時，章回子已經飛身上了危崖，亞密當一想這裡地形不熟，也就不再趕去。

玉狐狸道：「這老鬼端的厲害，他向在陝南出沒，估不到他眞的有一手功夫。」亞密當已把丟落的劍拾回來，玉狐狸向他道謝。亞密當道：「要是我再遇到這老東西時，定把他除掉。」兩人上馬向

谷口奔出，土坡下幾十戶人家，村外一間古廟，那裡就是三官廟。

玉狐狸入到廟裡，問過香火道人，才知幾個綠林頭領都給陸英叫走了。玉狐狸好氣，和亞密當出到廟外，向坡下走去，她作了兩聲口哨，林子裡飛奔出來兩個人，來到玉狐狸面前低聲道：「禀告寨主，他們都到前面山窩去了。」玉狐狸問道：「誰個來了？」那二人回道：「小的只認得柳舵主，其餘還有幾位外來的頭領。」玉狐貍打發二人離去，對亞密當道：「六郎回廟裡等着，讓我到前面，找他們算帳。」亞密當道：「荆娘小心，怎不讓我同往？」玉狐貍道：「他們對你有懷疑，你還是守在這裡吧。」

亞密當回到三官廟，只見香火道人掩上了門，亞密當道：「你在處幹麼？」道人向殿後一指，說道：「大王請到後門一看，便知原故。」亞密當心裡疑惑，跟着來到廟後，那裡是一片荒山，一個面目猙獰的道士已倒在一旁，心窩上刺着一柄匕首。回首一看身後的道士，已把道冠除下，原來是個假扮的。這人報了口號，却是淸宮裡派出來的便裝巡檢。亞密當看過他衣袖裡的暗記，方才放心，便道：「這裡有密函一封，你即夜投到前站去，不得有誤！」那人應了一聲，蓋上道冠，從廟後走出去了。

等了好久，還不見玉狐貍回來，亞密當心裡焦急，掩上廟門，向前面山頭奔去。他一路搜索，聽到有人慘叫一聲，出自山背，遁聲走去，已看見林子下人影幌動，有幾個人向山上飛走。他趕到那裡時，只見玉狐貍之外，還站着昨天路上遇見的兩個漢子，樹林下倒着三個人，滿身鮮血，玉狐貍正拿劍在草裡揩去血汚。亞密當一驚，喊道：「荆寨主，你幹掉了誰？」玉狐貍道：「他們要和我作對，

你不要管，柳舵主來了，你過來見面吧。」亞密當知道她把斑面虎陸英等幾個人殺了，望一下那一黑一白的兩漢子，都顯出不自然的神色。白面的柳遲道：「這位英雄昨天我們都會過了，原來是田大哥。」黑面的毛七也前來相見，說了幾句客套，便道：「荆老闆，咱們今夜再見。」偬偬轉身走了。

亞密當道：「我躭心你有什麼危險，才找到來。」玉狐貍道：「他們都知道你加入來了，只是陸英這廝偏偏說你是奸細，我才把他們一起幹掉，怎知穆斌幾人慌起來跑了，這樣也好讓別的頭領知道時，曉到我不是好惹的。」說了一起回到三官廟，又復上馬登程，趕回小鎮去。

這一晚，是黃河兩岸幫會中人的聚會，原定在三官廟商議的，已臨時改在鎮外一所廢圮的堡壘見面。各路首領都帶着手下前來，碉堡之外，一堆一堆的人在處燒起野火，映着刀光。堡外都派了哨卒，守衛森嚴。

亞密當怕給人認出廬山，把頭巾紮得低到眉邊，肩巾搭到頸項，遮了半面，按劍直入。堡內一片漆黑，他隨着玉狐狸一起坐下，展開夜視，看到廳上坐了七八個人，都是一聲不響。一會，門外報道：「大俠甘瘤子來了。」玉狐狸一拍手掌，問道：「誰個頭領邀他來的？他向在劍閣羣山出沒，那會來到這裡？」座中有人道：「荆老闆，是我邀他到來。」亞密當一看那人，相貌魁梧，佩着一口長劍。只聽玉狐狸道：「原來是你們洪門幫請來的，看在天佑洪元帥的面上，請他進來。」這一個說話的人，是洪門會的副座主李龍，那時洪門在黃河兩岸的勢力已漸次伸張，許多綠林都已加盟。說話間已走進一個高大的人影，全身黑衣，黑巾掩了半面，露出額上長的一個肉瘤，年紀已在四十開外。

這個甘瘤子，是近兩年來出沒甘陝邊區的一個俠盜，行踪飄忽，許多綠林人只聞其名，未見其

面，這時都一起把眼瞧着。甘瘤子向座上拱手道：「在下今夜到來，奉了洪元帥之命，助各兄弟截取餉銀，若果事成，我和李座主只討一輛車子，別的銀錢紅貨，都由各位分用，我們一毫不取。」座上即時應了一聲。有人道：「難得洪元帥派甘大哥到來，我們自當從命。」

紅花會舵主柳遲起來道：「如今各頭領都已到了，這裡是荆寨主的地面，這番也是她發出帖子，邀各英雄到此聚義的，我們推她作這次坐圈子的當家，未知各位是否贊同？」座上喞噥片刻，都道：「今天我們先要盤查座上一個人的包袱，才有話說，若是鷹爪兒混進，那麼我們會陷進官中人的陷阱。」玉狐狸怒道：「你們說的是我邀來的田六郎，我是他的保家，你們還不相信。」甘瘤子道：「荆老闆息怒，誰個是奸細，只要把佩劍拿出來，便有分曉。」玉狐狸道：「甘大俠說得出奇，劍子和奸細有什麼關係？」甘瘤子道：「各頭領聽着，這番魔王派了清宮劍客亞密當出京，來到河南，便失却踪跡，他佩的一口黃龍寶劍，劍把上刻着『直搗黃龍』四個字，這個鷹爪頭兒可能混在這裡！」廳裡突然火光亮起，李龍大聲喊出：「大家拿出劍來瞧！」視線一起集中射到亞密當身上。面前一陣拉劍出鞘的聲响，劍光一亮，一忽兒五六張劍鋒一齊指着玉狐狸和亞密當。

亞密當過於鎮定，一時拉劍不及，給劍鋒指到面前，他的肩巾還掩着半面，當下眼睛一溜，柔聲說道：「各位何須動手，我現在舉起手來，讓你們拿出我的佩劍瞧個底細便了。」這裡座上豪雄，誰也沒見過亞密當的面，就是甘瘤子李龍二人，也不過探到消息，日裡又聽見鬼見愁給人戳去指頭，大家便疑心田六郎就是清宮劍手亞密當，但又見玉狐狸處處迴護，怕會疑錯了人，因此設計相試。當下大家見亞密當神色鎮定，沒半點驚惶，剛才思疑之念已消失幾分，神緒沒有先前的緊張，只是劍鋒仍

亞密當突把肩巾向下一揮，把指在胸前的幾張劍搭開。

然指着不放。

亞密當緩緩舉起雙手，柳遲把劍放下，挨身上前欲拔取他的佩劍，說時遲，亞密當突把肩巾從項上拉動，順勢向下一揮，一下子把指在他胸前的幾張劍搭開，身子立刻衝起，如火箭升空。甘瘤子、李龍二人回劍快捷，一彎便向空剌出，亞密當已把黃龍劍拉出，雙足一縮，劍向下盤，鐺啷一响把二人的劍一起剌開，他已飛身落到階上。那時廳裡一陣騷

動，玉狐狸叫出：「不許動手！」但那裡禁得住。甘瘤子提劍撲上，大呼：「他就是亞密當！兄弟們動手！」一記排雲劍如電刹出。亞密當擋在階前，看到甘瘤子的劍疾落，一蹲身撤出一劍，「銀河瀉地」，貼着來劍刷的招開。李龍一劍從旁點到，亞密當翻手回戳，「玉女穿梭」，噹的一觸把李龍的劍削斷。甘瘤子欺身跨步，颼的劍風刹落，護着李龍。大廳上的頭領，持刀的持刀，掣劍的掣劍，一起包圍過來，只有玉狐狸按劍不動，望着亞密當發楞。

階上劍光刀影，把亞密當裹在當中。亞密當毫不驚懼，神威振起，寶劍奔騰，倏起倏落，他看到各頭領之中，甘瘤子和李龍的劍法稱得敵手，立刻橫戳一劍，借勢縱起，甘瘤子輕身追上，亞密當翻身發劍，刷的一下火花迸起，甘瘤子已給掃落階上，劍鋒缺了一角。亞密當輕烟似的上到牆頭，瞬已不見。

亞密當奪回棗騮馬，黑夜飛奔，走了一程，後面馬蹄聲起，衝破黑夜的沉寂。他勒馬道旁，看看來者是誰。只見一騎白馬奔到，赫然是玉狐狸，不禁驚愕。玉狐狸奔得香汗淋漓，一邊喊這：「亞密當，我和你一起走。」亞密當道：「娘子知道我是淸宮劍手，莫非要把我拏回去嗎？」玉狐狸道：「你休多疑，我不管你是田六郎抑是亞密當，只要你到那裡，我便跟到那裡。」亞密當有點動容，勒馬上前道：「娘子是一方之雄，就算改邪歸正，我是個有妻室的人，只怕辱沒了娘子。」玉狐狸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亞密當，我自從見你一面，心裡已不由自主，如今我為了你，把幾個頭領幹掉了，你既是鐵石心腸，那麼我就死在你的跟前，也勝過回去給綠林朋友恥笑。」就在馬上拉出劍來，向粉頸一拉。亞密當嚇的撲上前一手攀着玉臂，見她已是熱淚盈眶，一時英雄氣短，便道：「荊娘，你對我一

片眞情，使我十分感動，你既捨身相從，他日我失踪的妻子回來，教我怎樣把你處置？」玉狐狸道：「郎君若肯收留，我定必助你一臂，他日你妻回來，我便回西北重過綠林生活好了。」亞密當見她的手也顫了，料非虛言，就在馬上輕輕一吻。玉狐狸面泛桃紅，含羞吐舌。親密了半晌，玉狐狸道：「郎君現在何往？」亞密當答道：「我們在天亮前趕到驛站去，路上我還有話要對你說呢。」

話分兩頭，雲裳停在新安驛上，早已收到亞密當的密函，暗中調度。第二天，她領着一隊車輛向前進發，那裡就是當日亞密當遇見章回子的一段路，走到中午，山頭火箭衝起，兩邊撲出幾個綠林漢子，大叫「要命的快把車輛留下來！」雲裳拔劍在手，一看那幾個强人，已給十幾名紅巾武士擋着。其中一個白面的，手裡一口劍，使的盤旋點戳，幾名武士給他壓到車旁，看看危急。雲裳躍登車頂，一劍衝上，解去武士的圍。忽然一股劍風從後奔到，路旁竄出一條人影，雲裳回身一劍擋去，手肘微震，定睛看時，來的是個蒙面漢子，全身黑衣，劍如風捲，瞬又刹到，雲裳急的把追魂劍法展出，把那人的劍煞着，偸眼看看同行的武士，已給五六個强人殺的四散奔逃。雲裳依着亞密當授計，虛扎一劍，躍到一輛車上，策馬飛奔。

蒙面漢子把劍一揮，對那股强人喊道：「李大哥，不要讓鷹爪逃脫！」人叢裡一個高大漢子立刻提劍奔過來，和蒙面漢子一起在後追趕。看看臨近，雲裳揑着九葉連環刀迎風打出。那高大漢子沒曉到她的暗器獨到，驟見光影掠面而來，連隨洒開劍花，護着面門，把暗器點點擋落。雲裳把索子一收一縱，飛刀驀地躍起，那大漢急的閃避，臂上已受了刀傷。雲裳伸手一招，把飛刀收回，策馬飛奔。前面便是懸崖，下臨河谷，雲裳回首一望，那蒙面的黑衣漢子展開急縱，苦苦追來。她一躍下

車，鬆開馬兒的挽縛，就把車子推到崖下，看着連翻帶滾，片片碎開，隨流四散，然後上馬飛奔，風馳電掣的趕下山去。

書中交代，這個蒙面黑衣大漢就是甘鳳池，他在龍虎恩仇記結局時和妻子陳美娘重聚，夫妻們感激孟麗絲的恩情，同往天山上拜訪。那知孟麗絲的踪跡杳如黃鶴，他們回到甘陝邊區，怕雍正的血滴子跟踪，改名甘瘤子，混跡在綠林豪客裡，暫時棲身。那時洪門會的三位頭領，奉了天佑洪元帥的命令，到各地聯結江湖好漢。昔日清宮劍客李來鳳化名李龍，來到河南境內開山立堂，發展洪門基業，和黃河兩岸綠林都有往來，因此和甘鳳池復見，兩人說起往事，不勝唏噓。

那時候，黃面客宗流失手的消息，已傳到甘鳳池的耳裡，他便約了李來鳳，化裝江湖賣解客，想去北京一探虛實，將到直隸境，探出雍正派了清宮劍客亞密當押運餉銀到西安去，他知道雍正爲人手段險毒，疑心這一批車輛藏有重要的犯人，只是猜不出是黃面客。可是官車已經進入河南境，二人因不敢走大路，所以來時撞不着。他們沿途打聽，不久便知道漢中各路綠林，打算刼取這一批餉銀，散帖的正是玉狐狸和紅花會的舵主柳暹。李來鳳和柳暹有點交情，也趕來一趁熱鬧，打算結納江湖人，他日好舉事。那時正是玉狐狸遇上亞密當，和章回子鬧翻了，章回子一查田六郎的來歷，武林人全沒曉得，這老怪物看中了亞密當的黃龍劍，對黑道人物說及，驚動了一個久居關外的道士，就是那天給玉狐狸殺掉的無常道士，他的同門道侶在關外耶律廟當過主持，曉到亞密當取劍的事。黃龍劍的來歷入到章回子的耳裡，心恨玉狐狸出賣朋友，暗中對各路頭領說出，大家半信半疑，那晚破堡之內，便發生一場劇鬥。

甘鳳池以爲雲裳駕走的車輛定有秘密，這時看見車子已墜崖毀掉，又惦着李來鳳受了刀傷，也不再追，趕回去一看李來鳳，幸而傷處沒甚要緊。他們看看路上情形，押車的武士都已逃去，幾個綠林頭領正在指揮手下搶奪車輛。甘鳳池道：「各位不要爭，且打開車子看看，內裡藏的是什麼東西。」柳暹喝着各人把一輛車子的門撞破，裡面全是廢鐵石塊，塞滿一車，氣得各頭領目定口呆。柳暹一脚把車踢翻，怒道：「玉狐狸把我們出賣了，我們如不找她算帳，算不得是個漢子。」大家咆哮怒罵。甘鳳池暗對李來鳳道：「我們中了亞密當金蟬脫殼之計了，他一定從別路進入陝西。」李來鳳見柳暹等人只顧弄開車輛，搜取財物，也道：「他們都是蠢貨，幹不得大事，我們走吧！」

這一天，崤山南麓的小道上，一輛鄉間弄皮影戲的大車，用四匹馬兒挽着，向西飛馳。這種弄皮影戲的車子，多是一家住在車上，穿州過鎮，車子就是他們的家。駕車的是個中年婦人，生得儀容秀麗，頭裹青巾，長筒靴子。車上蓋了毛毡，把車身遮蔽着，婦人「呼啦」一聲，長鞭揮起，直向前路奔去。

那山道蜿蜒曲折，正走之間，岔道上忽然走出一頭驢，橫在路上，直着鼻子在叫。車子很快衝到，婦人長鞭捲空盤下，想把驢兒驅走，一霎間山巖後閃出一個老道士，相貌蒼古，道服簡樸，足踏麻鞋，衣袖一揚，婦人的長鞭立刻升空飛走。道士沉聲道：「娘子不要嚇煞貧道的驢兒。」婦人道：「咱們要趕路，道長不要拿我開心。」道士答道：「娘子車上養了漢子，怪不得急着趕路。」婦人知道來者可有來歷，不想招惹，帶央的道：「車上是我的當家在處，道長方便！」道士笑道：「娘子車上躲着兩個漢子。」說還未罷，車篷的毡子一掀，竄出亞密當，劍光一動，已從道士頭上剎落。老道

一幌身來到車後，亞密當一劍剎了空，見老道閃得快，立刻飛身躍上車篷，居高臨下，劍鋒盪起，直戳老道的頂門。那道士一矮身子不見了，却在車底發聲道：「亞密當，貧道給你送娘子一程。」轉眼間道士已現身車座上，和婦人坐在一起。那婦人就是玉狐狸，待要竄起，道士在她肩頭一按道：「娘子乖乖地坐下來！」四匹馬兒已展開十六個蹄子，如風的去了。

亞密當瞠目相送，正不知這道士是何方神聖，單看他的身形飄忽，已知是個武林的一流高手，煉的氣功在自己之上。剛才看他一幌身子，隨風易位，若非煉過五六十年吐納功夫，不易有這造就。亞密當在絕望當中，急急展起輕功，奪命向前趕去。走了半天，前面是轆轤關，兩山對峙，中間一條大路，過關已是陝西邊境。忽見自己的車子停在路旁，心裡一怔，忙的趕去一看，車門開處，玉狐狸一躍下來。亞密當傯傯問道：「那鐵箱給惡道搶走了嗎？」玉狐狸神色自若，點頭道：「給他帶走了。」亞密當氣往上衝，一想玉狐狸不是個好東西，她這番勾結綠林妖道，中途把黃面客劫走，原來她擺的是美人計。當下黃龍劍一揮，喝聲：「取你賤人的命！」劍光掠過，玉狐狸嚇的全身下撲，滾到車底，口裡嚷道：「郎君住手！且聽我道來。」亞密當那肯罷休，一脚把車子踢翻，舉劍欲下，眼前突有黃澄澄的東西射到眼簾，映着落日，燦燦生光，原來玉狐狸手裡拿着一面東西，見他舉劍，就把那東西對他擲過來，含嗔道：「你看！」亞密當一手接着，定睛一看，却是一面金對牌兒，也是雍正傳遞密令的金符，只得一邊，忙的解衣拿出自己的一面，合着一比，絲毫吻合，不禁喃喃地自道：「這是什麼的一回事啊！皇上要把犯人幹掉嗎？」

玉狐狸已翻身起來，在他臂上一捏，嬌聲怨道：「你這冒失鬼，如今還剎我不剎？」亞密當知道

內有原委，忙的插劍回鞘，對玉狐狸陪不是道：「我剛才一時魯莽，妹妹不要怪。」玉狐狸咭的笑出一聲道：「你猜老道是誰？他就是崆峒三洞眞人中的梟夷子，皇上怕你路上有失，早已傳令岳將軍請他前來，把犯人送到華山去。」亞密當肚裡還是胡疑，問道：「他怎樣把偌大的鐵箱子帶走？」玉狐狸把他一扯，說道：「你來看！」

亞密當隨她縱身關上，展開他的銳利目光，遠窮數十里，前面一條人影飄忽無定，頭上頂着一具東西，正是那藏着黃面客的鐵箱子。轉眼已消失在雲山之間。亞密當不禁嘆道：「他就是雲裳的師傅，輕功端的好厲害。」玉狐狸道：「我們循大路趕上去吧！梟夷子告訴你，前路有不少武林高手伏着，要你小心防備。」

兩人上了篷車，出了轆轤關，向陝西境內進發。亞密當見梟夷子親自到來，把宗流解到華山去，稍覺心安。車聲轔轔，路旁又是嘶風聲起，車篷上拍的一响，釘着一枚飛刀。亞密當剛才聽到暗器風响，不是向自己身上襲來，只是放眼釘着。他一眼看見匕首插着一封書函，忙取下一看，却是雲裳來書，內裡說一切已照計劃進行，約定在前頭驛站會合。這時玉狐狸已和亞密當結爲夫婦，看到沿途偵騎密佈，都聽他的號令，江湖人那有他的威風。自念有這英雄夫婿，正是畢生之幸，便有死心塌地相從之意。

晚上宿在邊關村落，這處地點荒僻，客寓是間土房子。亞密當對玉狐狸道：「今夜定有武林人追踪到來，要給他們一點厲害。」玉狐狸道：「柳暹那幾個東西都不怕，只是甘瘤子這廝劍法有幾手，不可不防！」二人就在車廂裡和衣假寐。半夜，簷前一陣風起，亞密當暗把玉狐狸一推，一齊拉劍在

手。許久沒有聲响，忽聽馬廐那邊發出馬嘶，亞密當心想：「難道有人要盜馬匹？」馬廐的門砰的推開，兩匹馬直衝出來。

亞密當已看出馬上兩個人，穿了夜行衣，瞬已走過車旁，馬上的人拋出套索，搭着車座下的鐵鈎，拖着車子便走。亞密當大喝一聲，踢開車門竄出，寶劍舉起，想把繩子劈斷，驟覺屋上一縷光影奔下來，人隨劍到，腦後生風。亞密當忙的回劍擋去，車子正在搖動，使不得多大勁兒。那衝落的人乘着一擋的阻力，雙足站到車篷，身子一低，把劍匝空掃出。亞密當站在車座上，前面擋着車篷，劍子沒法施展。當下縮身躲過撇來一劍，黃龍劍斜裡撩出，一記「虹影橫空」，刷的煞着那人的第二劍。一看環境不利，即把全身拔起，腰子一彎，掣劍下戳，勢若「流星飛墜」，劍過嘶風。那人也忒乖巧，驀地將身一斜，來一勢「鞍上採花」的身形，攀着車篷，全身側伏，他的劍向上一迎，剛來得及，亞密當一下急刺立刻給他卸開。

這電火一霎的瞬間，玉狐狸早已從車裡縱出，一看亞密當在車頂鬥着，她便來一勢小提縱，飛身撲向前面乘馬的人。她的劍掠空劃出，疾如電掣。駕馬的人聽到風聲，其中一個急忙將身低伏，回手發劍，鐺啷一响把來劍招開。玉狐狸已抓着了馬鞍，踊身夾着馬背，跟着一劍掃斷繩索，讓車子走不動。鞍上的人又是一劍掃出，玉狐狸急的將身斜伏，怎知旁邊乘馬的人突來一記擒拏手，迎面抓到，玉狐狸冷不提防，要把劍戳去時，無奈掛身馬後，慢了一下，那人已抓着她的手肘，順勢一甩，劍身揹在鞍上，一時勾了落地，她的身軀已懸空架着。正待翻腰掙脫，另一邊的人伸手一拿，又把她空着的手臂抓緊，玉狐狸便夾着兩馬當中，雙臂給人各執一邊，雙足離地。那時車繩已斷，她便大呼：「

亞密當！」馬上的人拿劍一拍馬頸，走的更快。

亞密當聽到喊聲，一看玉狐狸正給人架走，剛好車已停定，即時大振神威，劍風颯颯，低身一記「月夜寒濤」，向敵人掃襲。那人就在車篷縱起，劍鋒下點，想擋開來劍。亞密當劍光斜盪，使勁一揮，連人連劍一起掃到車下。那人料不到他的劍來得這樣急劇，翻身躍起，劍向上盤，亞密當沒讓他有喘息的當兒，又是一記「王母拂袖」，身形一起飛下，刷一响把那人的劍打脫，飛到屋上去了。那人連顛了幾步，縱身竄起，欲逃上屋簷脫身，怎禁得亞密當的輕身直竄，一瞬已把他從半空抓着，向地下一摔，這一下用力太大，竟把那人摔的昏了過去。

亞密當雖然兩三下把敵人擒獲，可是轉眼間玉狐狸的影子已消失在夜幕裡，待要追趕，又怕這擒獲的賊人給同黨救去。當下把餘下兩匹馬牽出，將賊人綑上馬鞍，自已騎了一匹，帶着向前追趕。走了一程，都是荒山，正是茫茫大地，那裡跟得上踪跡。

天色微曙，前面已是驛站，雲裳和幾個武士出現官舍門前，忙的替他牽過馬匹，見後邊的馬上縛着一人，雲裳看了愕然道：「哥哥，你在那裡抓到了他？這厮便是刦走嫂嫂的賊人。」亞密當看了一眼道：「原來他就是雲霄，賢弟把他鎖起來，不要讓他逃脫。」一面隨雲裳進入官舍，暗把路上情形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玉狐狸中途給人架走，如今我急於要找到她的下落。」

雲裳聽了，傳命便衣巡檢進入。室外走進幾人，向亞密當躬身見禮，問領班大人有何吩示？亞密當知道這些人都是淸宮派出來的探報，即時吩咐追踪兩賊人的下落。一面着同行武士，把雲霄押到華山和宗流一起禁着。

原來這一晚在荒村刦奪篷車的，是大俠白泰官、王崇明、和武當劍客雲霄，因在黑夜裡，亞密當又匿伏車廂，所以一時看不出他們的面目。白泰官三人從河南一路釘梢下來，沿途要躲開官中的耳目，這時才趕到陝西邊境。他們探悉亞密當從小路駕車趕程，疑心黃面客宗流也在車裡。這一晚亞密當早已有備，他們見走了風，奪車突圍，誰想玉狐貍奮身撲到，白泰官立刻把她抓起來，却留下雲霄落進亞密當的手裡。

他們很快把玉狐貍制服，馱在馬上向前飛奔，路上忽然躍出兩人，一個全身黑衣，掩了半面；另一個身材高大，一起擋在面前，喝出一聲：「來者報上名來！」白泰官覺得聲音很熟，不過夜風虎虎，聽的不眞。於是勒着馬韁，應道：「合字兒趕路的。」那蒙面漢子對身旁的人低聲道：「他的聲音很熟，似是白老二。」白泰官已認得幾分，忙叫道：「來的可是甘大哥？」蒙面人把面具拉開，撲身上前，抱着白泰官雙足，道：「二弟，估不到你會在此，那位朋友是誰？」說聲未罷，王崇明已飛身下馬，攀着他的肩膀道：「甘大哥，我是崇明呢。」甘鳳池和王崇明親近的日子較少，黑夜裡一時失覺。四人把臂相晤，一同墮下幾點眼淚。大家傯傯道過別後情形，甘鳳池問馬上的女子是誰？白泰官把剛才和亞密當交手的事說出。甘鳳池不禁錯愕道：「奇了，難道宗流土司沒有被解出京？賢弟把這賊婦抓回來也好，我們先返這處的洪門會去，再作打算。」

玉狐貍給關在洪門幇的機關裡，怎樣逼她，都不肯把亞密當的行踪吐露，白泰官見雲霄落在亞密當手裡，不敢把她過於爲難，大家只有分頭去打探消息。

過了幾天，才知岳鍾琪上了華山，聽說金鎖關上設了一所牢營，各處地方正把犯人解到禁押。王

崇明道：「宗流土司定已秘密解到那裡，只不知派了誰人在牢裡看守。」白泰官也道：「橫豎四妹子不日便來了，我已派人在路上接她，同來的還有冒蓮六妹子，她們一起到時，便可商量行事。」

如今且說亞密當的妻子花蝴蝶華燕支，和淸宮劍客莫人俊沿途追趕亞密當，他們遲了幾天出發，沿途向官驛打聽，都沒見亞密當的消息。華燕支好生疑惑，她不知道亞密當入到河南境，便單騎先發，一路禁止驛站官員說出他的行踪，因此花蝴蝶沒法探出了端倪。

事有湊巧，那天二人停在路上，莫人俊走到村外的毛厠裡，正在蹲下，隔壁砰的一响，有人登厠，跟着嘩喇一聲把搭鏈放到板壁上，垂了一半過來，露出一角書函，寫着「朱兄」兩字。莫人俊一時好奇，輕輕把信抽出，拿毛厠的竹簽剔開，偷偷一看。書裡隱約說：「朱兄四妹同覽：探悉鷹爪頭兒已到了華山，雲弟落了網，見信即隨帶書人前來會面。」下署「白老二」。

莫人俊知道內有蹊蹺，把信向懷裡一揣，離開毛厠，看見旁邊一堵土牆，立即閃身躲起。那人發覺失了那信，正走下來尋覓，莫人俊躍出，一手把他抓過來；那人還在掙扎，莫人俊扭着他的手，屈到背後，帶着一摔，把他跌到土牆後去。那人以爲白日剪徑，喊着饒命。

莫人俊道：「你要命的快些說出，誰個差你送信？」那人不過是洪門裡的跑腿，禁不得莫人俊施出辣手，頸骨給握得要碎開的樣子，只得照實吐出。這送信的本認不得白泰官等人，只道出各人的相貌年紀，莫人俊有了主意，暗暗拔出匕首，向那人背後送進，說聲「饒你不得！」可憐這送信的人要喊救時，口鼻已給按在地上，霎時僵臥在那裡不動了。

莫人俊回去告訴花蝴蝶，說已從送信人的口裡探出白泰官等人匿伏之處。花蝴蝶喜道：「我二人

正好藉此機會，助我丈夫一臂。」莫人俊道：「嫂子何不先到華山去，見了領班大人，聽他的主意再作道理。」花蝴蝶偏是不依，原來她這番被逼離開亞密當，想幹下一點功勞然後回去。莫人俊拗她不過，這晚結束一番，二人穿上夜行衣，依着洪門會的地點偷進。

那處是村間的大祠堂，二人縱身屋上，窺探一遍，看不到有什麼動靜，來到屋後，是一所大天階，階上放着一口大鐘，高六七尺，重約千觔。莫人俊低聲道：「那送信人分明說囚禁着一個女子，怎麼看不到禁閉的地方。」花蝴蝶心想：「如果那女子是雲裳，我便先把她一劍了結，省得她奪取我的丈夫。」脚下輕身縱落，伏着一聽，全沒聲息，看看兩廊，也是空着。忽聽階上大鐘錚錚的响了兩聲，花蝴蝶一步上前，伏耳細聽，大鐘裡面似有悉索聲响，有人在內面扣了兩下。花蝴蝶也在鐘外輕輕地一敲，鐘裡有女子的聲音道：「我在這裡！」聲音清脆。花蝴蝶以為鐘裡罩着的人就是雲裳。妒火一起，想把大鐘移開，一劍刺落，可是休想動得分毫。

她向莫人俊招手，着他拿劍抵在鐘下，用力一抵，僅伸得一半進入。簷頭颼的一聲衣帶風响，一條人影衝落，嚇的花蝴蝶竄身躲開，莫人俊把劍抽回來，向側一伏，那人已經落下。正是：

來者是誰　倏忽出現

清宮劍影錄（四集）
著作者：蹄　風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定價：八角

 3530.82.120
Printed in Hong Kong.